

宋文鑑

和/6  
339  
8



宋文鑑卷第四十一

奏疏

雍熙三年請班師

趙普

論彗星

趙普

論軍國機要朝廷大體

田錫

論邊事

田錫

諫北征

張齊賢

雍熙三年請班師

趙普

伏觀今春出師將以收復幽薊屢聞克捷深快輿情然晦朔荐更已及初夏尚稽克復屬在炎蒸飛輓甚煩戰鬪未息王師漸老吾民亦疲夙夜思之頗增疑慮伏況陛下英謀電斷洪化神馳自前懷徠閩浙混一諸夏大振英聲十年之間遂臻康濟蠢茲獯鬻誠非我敵蓋以本無禮義復處窮荒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自古聖王置之度外恣其處逐水草實以禽獸畜之伏料聖明何足介意竊

刊  
292  
8



新錢表  
有响

宋文鑑卷第四十一

慮邪詔之輩蒙蔽睿聰致興不急之師頗涉無名之舉臣嘗披載籍頗識前言竊見漢武帝時主父偃徐樂嚴安所上書及唐相姚元崇獻明皇十事忠言至論可舉而行伏望萬機之餘一賜觀覽其失不遠雖悔何追臣竊念大發驍雄往殲兇醜百餘萬之生聚飛輓而供數十州之土田耕桑半失茲所謂以明珠而彈雀因蹊鼠而發機所失者多所得者少況得少之中既難為益失多之外復有他虞又聞戰者危事難保其萬全兵者凶器深戒于不戢所繫甚大不可不思臣又聞上聖之人不凝滯於物事無固必理貴變通前書有兵久生變之言此可以深慮也苟更圖淹緩轉失機宜旬朔之間便涉秋序臣又慮內地先困邊境早涼虜則弓勁馬肥我則人疲師老恐于此際或誤指蹤臣方冒寵以守藩獨獻言而阻眾蓋以暮景殘光所餘無幾酬恩報國正在此時伏望速詔班師無容翫寇臣復有萬全之策願達四聰之聽唯 陛下精調御膳保養聖躬惠綏疲羸使之富庶自然邊烽不警外戶不扃率

土歸仁四夷慕化殊方異俗相率來庭蠢彼契丹獨將焉往又何勞民動眾賣犢買刀有道之事易行無為之功最大如斯弔伐是為萬全臣又思之 陛下非次興兵亦恐出于偏聽貪功之輩專務傾邪意為身謀豈思大計但欺君而是念實害政以自居事成則獲利于身未成則貽憂于國苟至于此為之奈何昨來緣取幽州未審誰畫其策虛實之效悉已彰明望推其人寘之刑典庶昭聖德以厭羣情俾姦偽之心于茲知懼忠良同德皆務竭誠臣欲露肺肝先寒毛髮遲疑數日未敢措辭又念往哲垂終尚聞屍諫微臣未死安敢面諛然知逆耳之言非是安身之計其如位高祿厚才薄命輕將酬國士之心豈比眾人之報投荒弃市甘俟于顯誅竊寵偷安不寧于方寸惟期至聖曲照愚衷

論彗星

趙普

臣伏覩御批劄子云所為妖星謫見引證古今莫知所措自旦及暮莫敢違寧臣等伏捧真蹤同承聖旨兢惶戰懼各不勝任其間

老臣最負深過三十年之重位但愧叨塵一千載之明君將何輔  
弼忝列三台之首慙無一德之長自知政術疏遺寧免妖星謫見  
被苦者無由披訴偷安者不敢指陳雖眾議以明知奈皇情而莫  
惻隱蔽之咎惟臣最多甘俟嚴誅仰期待罪今則人心頗鬱上象  
自差起狂夫思亂之謀生醜虜犯邊之計天時人事不比尋常唯  
有今年倍須保護伏審 陛下初知妖異親諭德音便欲遍與恩  
澤優加賞賜既發一言之善須增百福之祥令由惠物之心必有  
變災之望才經旬朔似有改移竊聞司天臺內妄陳邪佞之言深  
惑聖明之聽惟云妖異合滅契丹臣竊慮俱是詔諛未明真偽乞  
加詢問須見實情乞問司天臺內所有前件奏未委按何經典臣  
今將所按經典逐件進呈伏望 陛下親賜看詳便知可否臣聞  
五星二十八宿與五嶽四瀆皆在中國不在四夷而又尚書堯曰  
云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豈可契丹封疆不屬萬方之數臣今老邁  
豈會陰陽惟將正理參詳以前書證驗三墳五典必可依憑今錄

到故事五件謹分析如後一案漢書天文志及諸書云歲星辰見  
東方行疾則不見不見則變為妖星石氏云攬搶為天棊音棊又曰  
彗星所為埽也其本類星其末類彗也小者數寸長或竟天彗狀  
如箕亦為孛孛然如粉絮形狀雖異其殃一也皆是逆亂凶悖非  
常惡氣之所生也見則為兵為患除舊布新之狀不有大亂必有  
大兵天下合謀暗閉不明破軍流血死人如麻哭聲遍天下干戈  
並出四夷來侵餘災不盡下為水旱飢疾凶惡之事不可具載又  
云凡關天象變異下方必有災殃如人臟腑有疾亦先形于面色  
象不虛發惟聖德可以消除一按左傳云齊有彗星野諸國不見  
齊侯使禳之禳以術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也誣欺天道不諂諂  
也不二其命若之何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也又何禳焉  
若德之穢禳之無益也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  
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詩大義翼共也聿述也回違也言文  
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于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

政民卒流亡逸詩也追監夏商若德回政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  
無能補也公說乃止其後齊國果有田氏篡奪之禍國有穢惡昔  
唯可聖德一按晉書天文志魏文帝黃初六年五月壬戌熒惑入  
太白一按蜀記魏明帝問黃權曰天下三分鼎立何地為政對曰  
當驗天文即可知也往昔熒惑守心而文帝崩矣吳蜀無事此其  
驗也蜀先主居西川一按梁書武帝大通元年熒惑犯南斗梁  
武帝跣足下殿走以厭之是年後魏孝明帝崩武帝歎曰索虜亦  
應天道時後魏孝明帝居國中一按唐書云高宗總章元年四月有  
彗星見于五車上避正殿減常膳令內外五品以上各上封事極  
言得失許敬宗上言星雖孛而光芒小此非國眚不足上勞聖慮  
請御正殿復常膳高宗不從敬宗又曰星孛而東北王師問罪此  
高麗將滅之徵上曰我為萬國之主豈得推過于小蕃哉二十日  
而星滅其詩敬宗者本諂佞人也乃是希高宗旨贊成廢王皇后  
之後定右具如前今檢尋故事聞達宸聰冀將師古之文聊證順

情之說伏况 陛下勤求理道獨出前王雖然彗星呈妖自有皇  
天輔德臣所願者除舊布新之事專乞 陛下親行變災為福之  
祥乃為 陛下已有如此則商高宗之桑穀遂至中興周武王之  
資財須行大賚伏望 陛下恭承天戒大慰物情明施曠蕩之恩  
更保延長之祚蓋緣凡關世事否泰相逐倚伏盈虛豈能常定  
聖朝開國三十年國富兵強近古無比諸方僭偽並受驅除無一  
國不亡無一人敢敵可謂鞭撻宇宙震懾華夷若非聖德神功終  
恐兆民未泰戰爭勞役寧有了期雖 哲后修仁本意固無于虧  
闕而羣生造業隨緣有近于感招儻時運以相逢于聖賢而不免  
堯水湯旱乃是明徵臣又竊聞 陛下自覩星文深勞帝念轉積  
動天之德思覃及物之恩則知多難興王傳聞于往昔殷憂啟聖  
實見于當今可謂何福不生何災不滅臣今誠懇思達冕旒仍須  
面具數呈不敢形于翰墨伏恨言詞蹇澁氣力衰羸步履猶難未  
任拜跪自從發動多有風涎如或一息不來便憂一詞難措以茲

情抱實有感傷乞于閑暇之時伏望略賜宣喚貴將微細皆具奏  
聞兼緣臣久負過愆因此合專陳首伏以臣謬將鄙拙虛受恩榮  
既不能致主安民又不能除奸殄寇叨據秉鈞之任忽招如彗之  
妖方抱恥于朝廷實難安于祿位伏况前代每逢災變必先冊免  
三公今遇盛時乞行嚴憲明加黜責用激忠良臣無任負愧懷悚  
戰懼兢惶待罪之至

論軍國機要朝廷大體

田錫

臣伏念自忝諫垣今已周歲無一言可裨時政無一善上答君恩  
蓋以陛下文明無事可諫朝廷公共無事可言然尸祿曠官憂  
慙益切盡忠補過夙夜寔忘今輒以軍國要機朝廷大體布在一  
疏上達四聰乞陛下寬鈇鉞之誅容微臣盡芻蕘之見所謂冒  
萬死而不顧當可言而不疑又伏念陛下登位已來未嘗罪一  
直言未嘗戮一敢諫天慈寬裕睿鑒昭彰雖前王好諫之心未如  
陛下而諫官敢言之節不及古人不唯負陛下超擢之恩抑

亦虧臣子公忠之道何以安一膳之飽何以安一裘之温胡顏立  
侍從之班無藝帶清華之職碌碌隨眾遑遑惜身不如馬之代勞  
不及犬之吠盜臣所以奮發之志思有所伸激切之詞不敢自隱  
伏乞陛下察而恕之又望陛下容而用之臣所言軍國要機者  
一朝廷大體者四今爲陛下引喻而言之臣聞古先聖人牢籠  
天下弛張睿略舒卷人心使萬人之心如一心四海之意如一意  
其若馭馬又如鑄金善馭者使之馳則馳使之止則止善鑄者使  
之圓則圓使之方則方苟失其機又失其時則萬人不一心四海  
不一意亦猶不善馭馬不善鑄金使之馳而不馳使之止而不止  
使之圓而不圓使之方而不方若是則危與亂雖未萌而不得不  
憂不懼故古人云居安思危又曰理不忘亂臣每念有唐之末天  
下分離中原土疆不過千里自先帝恢張皇業開闢天下平吳取  
蜀易如破竹唯河東遺孽終不能平泊陛下舉取之功名光  
大世宗先帝所不及也然自河東破後聖駕迴旋諸軍之心皆

望賞賜四海之內亦俟霑恩豈謂 陛下未覃賞捷之恩未行策勳之禮經今二載所謂踰時今北方之戎不來朝貢幽州孤壘未復封疆臣以國家兵甲之強朝廷物力之盛滅戎人甚易取幽州不難然自古制御番戎但在示之以威德示之以威者不窮兵黷武不勞人費財示之以德者比之如犬羊容之若天地或來朝貢亦不阻其歸懷或背驩盟亦不怒其侵叛臣伏慮 陛下以幽州未取戎賊未平一旦又來擾邊萬乘復思再駕欲快聖意欲展睿謀雖舉必成功動無遺算然臣請 陛下或展郊禋之禮或行封禪之儀因此賞河東之功因此示策勳之信人心懈怠者復悅軍功勞苦者終酬帝澤滂沱物情通泰所謂 陛下駕馭其意鎔鑄其心使之馳則馳使之止則止使之圓則圓使之方則方苟不以威信鑄其心恩惠馭其意臣恐使之馳則止使之圓則方當是時 陛下必念臣今日之言 陛下必思臣今日之諫也此謂軍國之機一也又念交州未下戰士無功春秋謂師老費財兵書曰鈍

兵挫銳臣聞聖人不務廣於邊鄙唯務廣於德業武有七德 陛下何不廣之天生四夷 陛下何須取之必若聖德日新皇風日遠遠夷自然入貢外域自然來降苟不來降又不入貢彼國自有災厲彼人自罹凶荒尚書曰惟德動天又曰四夷來王周易曰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天且弗違况四夷乎臣嘗讀韓詩外傳言成王之時越裳來貢九譯而至周公問其所來其人曰天無迅風疾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合往朝之昔太宗征遼魏徵苦諫及貞觀太平之後天下州郡三百有六十羈縻之州有八百屯田置戍悉在外荒豈是一一加兵然後方來內附今 陛下取交州何速况大國取交州何用交州謂之瘴海去者不習土風兵在彼中留滯頗久願 陛下且罷斯役暫息南征交州未平不足損 陛下功業交州既得不足光 陛下威聲臣但以師老費財為可圖鈍兵挫銳為可惜蓋征討之役費用非輕皆生民苦力之財悉諸國所供之賦乞 陛下惜輕費之期望 陛下念征戍

之勞此謂朝廷之大體一也臣嘗讀六典左右拾遺補闕掌供奉  
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諫  
臣又讀唐書見給事中得以封駁詔書封謂封還詔書而不行駁  
謂駁正詔書之所失又起居郎起居舍人得在天階之下備書王  
者之言今來諫官寂無聲采設使詔書有所失審制勅而不可行  
給事中不敢封還而不行不敢駁正其所失給諫既不敢違上旨  
遺補又不敢貢直言其次起居郎起居舍人不得立軒陛之間不  
得紀言動之事使聖朝好事或有所遺而不聞致 陛下德音或  
有不知而不錄加之御史不敢彈奏左右丞今尙闕員又中書舍  
人是 陛下近臣司 陛下詔命臣每於起居日但見其隨班而  
進拜舞而迴未嘗見 陛下召之與言未嘗聞 陛下訪之以事  
臣慮其各有所見欲待問而方言各有所陳欲因便而方奏伏乞  
陛下或詢訪以事或宣召與言冀各盡其誠心兼得觀其器業  
又今三館之中雖有集賢院書籍而無集賢院職官雖有祕書省

職官而無祕書省圖籍臣伏讀去年九月十一日所降制勅條貫  
百官仍於朝堂習儀及委憲司申舉此則 陛下思復古道大振  
朝綱臣唯見所習者儀未見所舉者職如職業各舉則威儀自嚴  
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禮法何患百官不整肅何患庶政不允  
釐臣乞今後給事中得以封駁詔書起居郎得以紀錄言動御史  
得以彈奏諫官得以抗言左右丞得以糾轄臺司中書舍人得以  
祇應顧問中書舍人得備顧問則皇猷日新左右丞得轄臺司則  
風憲益整諫官抗言則 陛下聞所未聞知所未知御史彈奏則  
百僚震悚一人尊嚴起居郎得在左右則盛時無遺國史大備給  
事中得以封駁則詔勅無誤出政事無錯行此則朝廷之大體二  
也今天下一家海內萬里四方所湊輦下駢闐萬貨所歸京師富  
盛軍營馬監無不高嚴佛寺道宮悉皆壯麗 陛下又新西苑復  
廣御池池若漢之昆明苑若周之靈囿足以爲 陛下宴遊之所  
足以見聖朝宏大之規唯尙書省是前代所營公署低隘南宮二



十四司不在其間六尚書無本廳諸郎官無解字至於九寺三監寄在內前廊下如禮部無貢院試處非省垣每年考試舉人權就武成王廟非太平職司之制度非清朝文物之規儀乞 陛下俟西苑畢功御池罷役重新省寺用列職官此則朝廷之大體三也臣又每於行路之次見有羈錮之囚荷以鐵枷不覺自駭不知其人所犯何罪又不知其囚復是何人臣謹按刑統准獄官合枷杻各有短長鉗鑿各有輕重制度尺寸並載刑書未見以鐵爲枷者也凡今州縣欲笞一小罪繫一輕囚必詳格文盡依典法奉國家所頒之律遵法寺所定之科以鐵爲枷事出法外伏乞 陛下釐革此法免傷皇風昔唐太宗因看明堂圖見人五臟皆系於背聖慈惻隱於是免人徒刑況太平之時將刑措而不用至仁之主宜欽恤以居先此則朝廷之大體四也臣所言者要機乞 陛下審而察之所舉者大體乞 陛下採而用之臣不任感恩思報激切屏營之至拜手頓首謹言

論邊事

田錫

臣聞動靜之機不可妄舉安危之理不可輕言利害相生變易不定用捨無惑思慮必精夫動靜之機不可妄舉者動謂用兵靜謂持重應動而靜則養寇以生姦應靜而動則失時以敗事動靜中節乃得其宜今北鄙繹騷蓋亦有以居邊任者規羊馬細利爲捷矜捕斬小勝爲功賈怨結仇乘秋致寇召戎起釁職此之由伏願申飭將帥審固封守勿尚小功許通互市素獲蕃口撫而還之如此不出五載河朔之民得務三農之業亭障之地可積十年之儲前歲倣擾邊陲親迂革輅今茲張皇聲勢頗動人心若獫狁來侵六龍夙駕戎羯旣退萬乘方歸是皆失我機先落其術內所以五月兵不得分屯農時人不得務斂勞頓斃耗可勝言乎軍國大端固當慎始戎族未亂未煩強圖狄勢未衰何勞力取待其亂而取之則克乘其衰而兵之則降旣心服而志歸則力省而功倍自古貪利荐食不獨匈奴邀功起戎亦自邊將當鑒前軌以恢永圖昔

漢安帝時東夷犯境連年不息漢頗患之其主云亡其子繼立漢乃命使弔之東夷感悅還漢生口一隅晏然至於南蠻亦嘗畔渙始由邊吏增賦乘怨為寇光武時西戎犯邊班彪請置護羌校尉通其貨之有無治其人之冤枉塞垣遂安誠願考古道務遠圖示綏懷萬國之心用駕馭四夷之策事戒輒發理在深謀臣又謂安危之理不可輕言者國家務大體求至理則安舍近謀遠勞而無功則危為君有常道為臣有常職是務大體也上不拒諫下不隱情是求至理也帝王之道忌萌欲心漢武帝躬秉武節遂登單于之臺唐太宗手結雨衣往伐遼東之國率義動之眾徇無厭之求輸常賦之財奉不急之役是舍近謀遠也沙漠窮荒得之無用夷狄遺種殺之更生是勞而無功也位下秩卑敢言者少言而見聽則進而無疑言而不從則退而懼罪臣又謂利害相生變易不定者兵書曰不能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蓋事有可進而退則害成之事至焉可退而進則利用之事去焉可速而

緩則利必從之而失可緩而速則害必由之而致可誅而赦則姦宄之心或有時而生害可赦而誅則忠勇之人或無心而利國可賞而罰則有以害勤勞之功可罰而賞則有以利僭踰之幸能審利害則為聰明以天下之耳聽之則聰以天下之目視之則明故書曰明四目達四聰惟此聰明在無壅塞盡去相蒙之弊乃協知幾之神臣又謂取捨不可以有惑故曰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慮思不可以不精故曰差若豪釐繆以千里自國家圖燕以來連兵未解財用不得不耗人臣不得不憂恢復弔伐之名雖建洪業可否禍福之實宜留聖心願陛下精其思慮決其取捨無使曠日持久窮兵極武為國大計不得不然

諫北征

張齊賢

方今海內一家朝野無事關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平屯兵尚眾幽燕未下輦運為勞以生靈為念乎臣每料之此不足慮也自河東初降臣即權知忻州捕得契丹納米專典皆自山後轉般以援

河東以臣料契丹能自備軍食則於太原非不盡力然爲我有者蓋有不足也河東初平人心未固嵐憲忻代未有軍寨入寇則田收頓失擾邊則守備可虞而反保境偷生畏威自固及國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疆事甚嚴恩信已行民心已定乃於鴈門陽武谷來爭小利此則戎狄之智力可料而知也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謹之則戎虜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稱良將於趙用此術也所謂擇卒未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邊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之民獲休息矣民獲休息則田業增而蠶織廣務農積穀以實邊用且戎狄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肯投諸死地而爲寇哉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乎爭尺寸之事角夷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夷狄末也中夏內也夷狄外也是

知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焉廣推恩於天下之民爾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旣安利則戎狄斂衽而至矣陛下愛民利天下之心真堯舜也臣所慮羣臣所聞多以纖微之利剋下之術侵苦窮民以爲功能者彼爲此效相習已久至于生民疾苦見之如不見聞之如不聞斂怨速尤無大于此伏望謹擇通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荆湖西川河東有僞命日賦斂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賦稅課利通濟可經久而行爲聖朝定法除去舊弊天下諸州有不利于民事委長吏聞奏如敢循常不以聞白當嚴加典憲使天下耳目皆知陛下之心戴陛下之惠此以德懷遠以惠利民則幽燕竊地之醜沙漠偷生之虜擒之與屈膝在術內爾

宋文鑑卷第四十一

宋文鑑卷第四十二

奏疏

請除非法之刑

應詔言事

論宰執不許接客

論兩省與臺司非統攝

論靈州事宜

論澶淵事宜

諫幸汾陰

又諫幸汾陰

請除非法之刑

臣竊聞聖人之為政也太上以仁其次以智仁智不行上下無信是故刑之設也蓋國家不得已而用之約禮從輕察罪肆赦聖人實有憫傷之心焉是以刑之用期于無刑爾非欲毒於民也凡有

錢易

王禹偁

謝泌

李宗諤

楊億

寇準

孫奭

孫奭

錢易

罪之獄則五辭五聽無有疑屈然後擇其時而行之又痛其不可盡行乃施許贖之典則君之省刑愛民斷可知矣堯之時誅四罪止曰殛鯀于羽山竄三苗于三危放驩兜于崇山流共工于幽州何獨不言殺鯀誅三苗戮驩兜斬共工于其處然此四者皆殺戮滅絕之典也蓋堯之仁聖而四者雖凶尙惡言殺是故國之慎者莫先乎刑刑之傷者無甚于殺乃修其法式以節其用貴刑踰法法有所據不本於法則刑贖刑贖則法無據法無據則國政暴國政暴則臣不敢言臣不敢言則一人專善惡之心以獨理天下獨理不及則幾于亂矣秦任商鞅仁智不行而厚於法天欲喪秦而始皇復酷於民弃三代之法恣一時之威行肉刑族誅之例爲秦民者皆冤之殘害父母之體令受苦痛一人有過而九族遭戮漢祖旣入關蕭何以文無害居宰相故約秦之法爲三章文帝有德詔除肉刑此蓋秦漢是非明在簡策夫古之肉刑者劓椽黥剔之類然此刑者非死刑也以其身命尙存令受是刑後代尙以虐而

絕之死刑者有二焉大斬小絞絞者以首領猶全故分二等百代奉之以爲常法有司承式罔敢增變竊見近代已來非法之刑異不可測不知建於何朝本於何法律文不載無以證之亦累代法吏不敢言而行之至于今日或行劫殺人白日奪物背軍逃越與造惡逆者或時有非常之罪者不從法司所斷皆支解鬻割斷截手足坐釘立釘懸背烙筋及諸雜受刑者身具白骨而口眼之具猶動四體分落而呻痛之聲未息置之闔闔以圖示眾四方之外長吏殘暴更加增造取心活剝所不忍言十五年前杭州妖僧爲變數歲前蜀部兩迴作亂事敗之後多用此刑亦恐仁聖之朝不能除之則永爲訛法今蓋以已死之刑復加鬻截斷割此卽古之五虐之刑不酷於今矣凡罪當死故重矣刑止于殺則絞斬行焉復使先受苦痛鬻截斷割然後就刑然亦非欲贖於刑所貴誠於後人令無犯者臣淳化中寄居壽春縣見巡檢使生釘一賊於集眾之際有盜人物者此豈嚴刑可誠乎若使嚴刑可誠則秦之天

下無一黔首為盜賊矣漢文措刑亦亂國矣三代已來躋民仁壽  
當先刑矣齊之以刑亦不當言民免而無恥矣臣愚見以謂一人  
愛民民誠則懼雖未至而怨已深伏惟陛下仁理天下德感中外  
事天地如父母愛赤子如嬰孺憊偽悉蕩祥瑞豐現古帝王不能  
行之者皆行之近代未復古者悉復之臣恐近世非法之刑非  
陛下能除之則後代相承益為常行矣臣又竊見唐太宗以人之  
五藏繫于背有罪者仍不令鞭背蓋慮傷其命故於今稱善理天  
下能致社稷皆曰文皇放死罪四百令歸畢農然後就法至期而  
無一人不到者此豈在嚴也且近廣州僭稱帝號理廣以酷施于  
毒刑湯煎鋸解靡所不至廣民冤之立於刀刃今之史傳貶以尙  
刑太祖神德皇帝平之而絕其法廣之民于今歌頌鼓舞方保  
其生死亦無怨今或非法之刑不除亦恐政闕况剖心斲脛獨夫  
受行之已為萬古所笑今以此為刑臣恥之陛下必亦恥之非  
臣盡心報政孰肯言於陛下非陛下大聖仁慈孰能信臣而

行之哉臣不勝深有所望乞自今後明下詔書斷天下非法之刑  
止存絞斬則仁政王道盡在此矣陛下從而行之則誅臣一身  
愚直之罪亦幸矣

應詔言事

王禹偁

伏覩陛下即位赦書云所宜開諫諍之路拔茂異之材又奉御  
史臺告報准詔命內文武臣僚並許直言極諫此實陛下誕彰  
聖德廣達民情速致時雍追用古道之深旨抑亦宗社無疆之休  
軍民莫大之幸也臣才雖無聞諫則有素先皇帝時初拜右正  
言直史館即日進端拱箴一篇又上禦戎十事蒙先朝采納擢陞  
綸閣判大理寺時抗疏論道安之罪執法雪徐鉉之冤貶官商山  
咎實因此尋沐徵用再塵諫垣又上李繼遷便宜寢而不報俄忝  
內庭兼駁正亦嘗改更宣命封還勅書雖無報於朝廷蓋粗伸於  
職業伏遇陛下欽奉顧命惟懷永圖嗣位之初赦書既如彼聽  
政之後詔命又如此臣苟有所見隱而不言是上負先帝用人

之心下孤 明主求諫之意也臣死罪死罪頓首頓首伏以聖朝  
享國四十餘年邊鄙未甚寧人民未甚泰求利不已設官太多今  
陛下治之惟新救之在速臣伏慮書生執言有奏 陛下以爲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此不知古今異制家國殊塗者也  
假如帝堯既殂帝舜在位堯時有八元未進四凶未除舜乃流放  
舉用善惡兩分未聞後之人曰堯不及于舜也舜不孝于堯也伏  
惟 陛下遏老生之常談奮英主之獨斷則天下幸甚謹緣軍國  
大政奏事五條儻稍動於聖心庶大開於言路其一曰謹邊防通  
盟好使輦運之民有所休息方今北有胡虜西有繼遷胡虜雖不  
犯邊戍兵豈能減削繼遷既未歸命餽餉固難寢停關輔之民倒  
懸尤甚臣愚以爲 陛下卽位之始當順人心宜敕疆吏致書虜  
臣使達犬戎請尋舊好下詔赦繼遷之罪復與夏臺臣頃在翰林  
見繼遷上表云乞取殘破夏州以奉拓跋氏祭祀 先皇帝雖有  
批荅只許鄜州節度緣繼遷本是反側之人豈肯束身歸國所有

詔命不行今 陛下嗣統大振皇威亦恐繼遷令人進奉因舉前  
事彼必感恩此亦不戰而屈人之師也如其不從則備禦誅擒皆  
有方略且使天下百姓知 陛下屈己而爲人也或曰富國彊兵  
不可示人以弱此乃誇虛名而忽大計者也其二曰減冗兵併冗  
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伏以乾德開寶以來國家之事臣所目  
觀當時東未得江浙漳泉南未得荆湖交廣朝廷財賦可謂未豐  
然而擊河東備北虜國用亦足兵威亦彊其義安在所蓄之兵銳  
而不眾所用之將專而不疑故也自後盡取東南數國又平河東  
土地財賦可謂廣矣而兵威不振國用轉急其義安在所蓄之兵  
冗而不盡銳所用之將眾而不自專故也今誠能簡銳卒去冗兵  
而委之以將帥用恩威法令駕馭之資之以天下之財賦而曰兵  
不振用不豐未之有也臣愚以爲 陛下宜經制兵賦如開寶中  
則可以高枕而治矣至于引唐虞比三代者皆爲空言臣所以不  
取臣又見開寶中設官至少何以驗之臣本魯人占籍濟上未及

第時常記只有刺史一人李謙溥是也司戶一員今司門員外郎孫賁是也近及一年朝廷別不除吏當時未嘗闕一事矣自後始有團練推官一員今樞密直學士畢士安是也太平興國中臣及第歸鄉有刺史陳廷山通判閻暉副使閻彥進判官李延推官柳宣兵馬監押沈繼明監酒稅又增四員曹官之外更益司理問其租稅減于曩日也問其人民逃于昔時也一州既爾天下可知冗兵耗于上冗吏耗于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夫山澤之利與民共之自漢已來取為國用不可棄也然亦不可盡也方今可為盡矣何以知之只如茶法從古無稅唐元和中以用兵齊蔡宰相王涯始建稅茶之法唐史稱是歲得錢四十萬東師以濟今則錢數百萬矣民何以堪之臣故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者也其三曰艱難選舉使入官不濫古者鄉舉里選為官擇人士君子行修于家學推于眾然後薦用登之于朝故從政而政和臨民而民泰自三代涉兩漢雖有沿革未常遠去此

道者也隋唐以來始有科試得人之盛與古為侔然自唐初終太祖之世科試未嘗不難矣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不過五十人重以周高祖之後外諸侯不得奏辟士大夫罕有資蔭故有終身不獲一第沒齒不獲一官者 先皇帝毓德王藩觀其如此臨御之後不求備以取人捨短從長拔十得五在位將逾二紀登第亦近萬人無俊秀之才亦有容易而得如臣者容易中一人爾臣愚以為數百年之艱難故 先帝濟之以汎取二十載之濡澤陛下宜糾之以舊章伏望以舉場還有司如故事至于吏部銓擇官材亦非帝王躬親之事比來五品已下為之旨授官今則幕職州縣而已京官雖有選限多不施行 太祖已來始令後殿引見因為常例以至先朝調選之徒多求僥倖或以哀鳴泣涕便獲起資或以捷給山呼便陞京秩遂使長定格真同長物吏部官只若備員既無恥格之風漸多闖茸之吏臣愚以為宜以吏部還有司依格勅注擬其四曰沙汰僧尼使疲民無耗夫古者唯有四民



治民者土也故受養于農工以造器用商以通貨財皆不可闕也而兵不在其數蓋用井田之法農卽兵也有事則戰無事則耕自秦以來以疆兵定天下故戰士不服農業矣是四民之外又生一民而爲五也所以農益困然而執干戈衛社稷理不可去也但使帝王之道不得與三代同風漢明之後佛法流入中國度人修寺歷代增加不蠶而衣不耕而食是五民之外又益一民而爲六也故魏晉而下治道不及於兩漢有唐大儒韓愈諫憲宗迎佛骨表云昔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一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十歲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歲舜禹皆壽百有餘歲當年未有佛也是知古聖人不事佛以求福古聖人必排佛以救民假使天下有僧萬人每日食米一升歲用絹一疋是至儉也而月有三千斛之費歲有一萬疋之耗何況五七萬輩哉而又富僧鉅髡窮極口腹一齋之食一襲之衣貧民百家未能供給此旣不能治民又不能

力戰不造器用不通貨財而高堂邃宇豐衣飽食而已不曰民蠹其可得乎臣愚以爲國家度人眾矣造寺多矣計其費耗何啻億萬先朝不豫捨施又多佛若有靈虛不蒙福事佛無效斷可知矣陛下深鑒前王精求理本亟宜沙汰以厚生民若以嗣位之初未欲驚駭此輩且可一二十載不令度人不許修寺使自銷鑠漸而去之亦救弊之一端也又其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謇諤之士知進而無疑姦纖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夫君爲元首臣爲股肱言同體也得其人則勿疑非其人則不用凡今天下言帝王之盛者豈不曰堯舜堯舜之道具在方冊是時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作司徒敷五教蠻夷猾夏寇賊殄咎繇作士明五刑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禹平水土益作虞官大哉堯之爲君可謂委任責成而無疑矣或曰誠如是堯有何功德耶臣曰有知人任賢之德爾雖然堯之道去世遠遠恐不可復臣以近事言之唯有唐之政可以損益而行焉臣讀元和賢相裴垵傳憲宗嘗命垵銓品庶官

宋文鑑卷四十二  
六  
堉奏曰天子擇宰相宰相擇諸司長官諸司長官自擇僚屬則上下不疑而政成矣以陛下之明擇數十人諸司長官常恐不逮若更令臣擇庶官恐非致治之要當時識者以堉爲知言伏望陛下遠取帝堯近鑒唐室旣得宰相用而不疑使宰相擇諸司長官自取僚屬則垂衣而治矣所謂忠良謇諤之士知進者也臣又聞古者刑人不在君側語曰放鄭聲遠佞人又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矣是以周文王左右無可結韞者皆賢也夫小人之徒巧言令色先意希旨事必害政心惟忌賢非聖帝明王不能深察臣又按舊制南班三品尙書方得登殿比者三班奉職卑賤可知或因遣差亦得陞殿惑亂天聽褻黷至尊無甚于此伏望陛下舉紀綱尊嚴視聽在此時矣不可不思所謂姦纖傾巧之徒知退者也臣愚以爲今之所急在先議兵使眾寡得其宜措置得其道然後議吏使清濁殊塗品流不雜然後難選舉以塞其源禁僮尼以去其耗自然國用足而王道行矣今若不去冗兵

不併冗吏不難選舉不禁僮尼縱欲減人民之賦寬山澤之利其可得乎伏惟陛下承二聖之貽謀鑒千古之治道明比日月幾先鬼神聖智所周不遺一物英斷所及出于百王而又三事大臣受遺輔政豈容即吏輒議國經蓋以臣素被寵光常思報効有所貯蓄不敢緘藏臣又念詔書云言之而不用罪在朕躬求之而不言咎將誰執臣不勝大願所以輒進狂瞽上千冕旒伏惟陛下踐詔書之言則天下幸甚也謹齋戒拜疏實封附遞以聞惟陛下寬其罪而念其誠以來諫諍之路則臣死無恨矣

論宰執不許接客

謝泌

伏覩明詔宰執樞密使不許接見賓客是疑大臣以私也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張說謂姚元崇外則疏而接物內則謹以事君此真得大臣之體今天下至廣萬機至繁陛下以聰明寄於輔臣自非接見羣臣何以悉知外事若令都堂候見則羣官請見咨事略無解衣之暇古人有曰疑則勿用用則勿疑若政在大夫祿

去公室國祚衰季強臣擅權當此之時乃可爲慮今陛下鞭撻宇宙總攬豪傑朝廷無巧言之士方面無姑息之人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今日之謂也柰何疑執政爲衰世之事乎昔孔光不言溫室中樹顧雍封侯三日家人不知謝安石對客圍碁捷書至而客不覺大臣當密慎如此雖妻子猶不得聞況它人乎使非其人當斥去之既得其人任之以政又何疑也設若杜公堂謁見之禮豈無私室乎塞相府請託之漸豈無它徑乎此非陛下推赤心以待大臣展四體以報下之道也王禹偁昧於大體妄有陳述上累聖德蒙蔽聰明狂躁之言不可聽用

論兩省與臺司非統攝

李宗諤

臣按通典敘職官以三師三公門下中書兩省爲先而會要亦以兩省爲首惟六典準周禮六官以尙書省官居上而兩省亦在御史臺之前此不相統攝一也唐開成三年御史臺奉宣今後遇延英開擬中謝官委臺司前一日依官班具名銜奏其兩省官卽令

本司前一日奏是兩省得以專達此不相統攝二也朝會圖門下省典儀設版位御史中丞班在丹墀上兩省官後立此不相統攝三也故事文武百官內殿起居失儀左右巡使奏文武班內有官失儀請付外勘當如兩省官失儀卽奏云供奉班內有官失儀請付所司以此言之惟兩省官失儀左右巡使不敢請付外勘當此不相統攝四也又御史臺止奏南衙文武百官班簿門下中書兩省各奏本省班榜子此不相統攝五也文武常參官每遇假告皆經御史臺陳牒惟兩省官自左右正言以上假告直經宰相陳牒遇正衙見辭謝文武常參官皆於朝堂四方館陳狀兩紙惟兩省官止陳狀一紙既不與百官敘班亦無臺參之禮此不相統攝六也文武常參官幕次並在朝堂惟兩省官在中書門內每遇殿起居及大朝會讌集並設次在御史中丞之上蓋地望親近在憲司之右此不相統攝七也五代開延英奏事先宰相次兩省次御史中丞次三司使次京尹又常朝敘班御史中丞羣官先入次東宮

保傅次兩省官次左右僕射及朝退僕射先出次兩省官次東宮保傅次御史丞羣官夫以後入先出爲重此不相統攝八也伏以中書門下兩省自正言以上皆天子侍從之官立朝敘班不與外司爲比故在正衙則與宰相重行而立通衢則與中丞分路而行常參則師傅入於兩省之前朝會則臺官次於兩省之後地望特峻職業有殊官局之閒不相統攝御史臺每牒本省並不平空所以本省移報亦如其儀而文仲止憑吏人之言遂有聞奏且無典章爲據伏况臺憲之職所宜糾察姦邪辨明冤枉廷臣有不法之事得以彈奏下民有無告之人得以申理而於文牒之內爭平空與不平空其事瑣細烏足助於風威哉

論靈州事宜

楊億

臣讀舊史見漢武北築朔方之郡平津侯諫以爲罷敞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上使辨士朱買臣等發十策以難平津不能對臣以爲平津侯爲漢賢相深明經術習知利害屬武帝以雄俊自

任志在開拓買臣等以詞辨獲進並侍左右前史又稱平津每朝會論但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諍由此言之非不能折買臣之舌蓋所以將順人君之意耳即朔方之非便有自來矣且地在要荒之外國聲教不及元朔中大將軍衛青攘卻匈奴取其河南地以列置郡縣今靈州是赫連昌地後魏置州蓋朔方之故墟匈奴之舊壤僻介西鄙懸絕諸華數百里之間無水草烽火不相應亭障不相望當邊境謐盜羌戎即敘道路不壅饑饉無虞猶足以張大國之威聲爲中原之扞蔽自胡鷁作梗邊邑屢驚雜虜爲其脅從凶黨因而猖熾待之以爵賞頗驕蹇而不恭討之以甲兵又遁逃而無獲凡有贏糧之役必興狙擊之謀每至靈武轉輸大須發卒防援離去內地皆無關心經涉畏途多有菜色自曹光實向守榮馬紹忠及王榮之敗資糧屢所失至多將士丁夫相枕而死以至募商人入穀輸帛償以數倍之賈復於積石之孤壤別築清遠之一城邊民繹騷國帑匱乏既不能制黠虜之死命

又不能救靈武之急難數年之間凶黨逾盛靈武危堞巋然僅存  
河外五城繼聞陷沒但堅壁清野坐食糗糧閉壘枕戈苟度朝夕  
且使賊遷橫行沙漠俶擾疆陲擊列鎮之戍兵侵屬國之蕃部雖  
有警急無候望而得知縱或憑陵但繕完而入保未嘗出一兵馳  
一騎敢與虜确此靈武之存無益明矣平津所言罷敝中國以奉  
無用之地正今日也臣以爲存之有大害棄之有大利且如國家  
募人入粟償以十倍之直發卒轉餉涉茲不毛之地此古人所謂  
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毆民於死地者也今或棄之卽可以歲省戍  
卒分守內郡一卒之費可給十夫國家無飛芻輓粟之勞士卒免  
暴露流離之苦必謂廢之卽虧失土地傷損威重且如堯舜夏禹  
聖之盛者也地不過數千里而明德格天四門穆穆武丁成王商  
周之明主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  
太原而頌聲並作號爲至治及秦漢拓土窮兵遠略雖疆理益廣  
而干戈日尋府庫之資財屢空生靈之肝腦塗地校功比德豈可

同年而語哉夫蝮蛇螫手壯士斷腕蟻壤不塞將漏山阿今靈武  
之存爲害甚於蝮蛇供饋之費爲蠹逾於蟻壤無鴻毛之益有秦  
山之損豈可忽遠大之略徇悠悠之談昔西漢賈捐之嘗建議棄  
朱崖當時公卿亦有異論元帝能排眾多之說奮獨見之明下詔  
廢之人頌其德元帝之意豈欲自棄其地當其內屬爲郡固已置  
吏而拊循及其稱兵構亂豈可勞民而征戍故其詔書曰議者以  
棄朱崖羞威不行夫通于時變卽憂萬民之饑餓危孰大焉且  
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乎避不嫌之辱哉臣以爲正與今日靈武  
之事相類必以失地爲言卽燕薊八州河湟五郡所失多矣何必  
此爲議者又以西北諸蕃戎馬是產資其控制以通貿易環慶諸  
州內附蕃落藉其屏翰以免驚騷此又迂闊之甚且戎人爲利所  
誘故互市於邊關蕃部之族自強故能庇其種類必來寇於環慶  
固無隔於藩籬百雉危城千里懸隔自救不暇豈及於他議者又  
以其田沃饒有漢陂之利恐賊遷因而播種益以富强況戎人但

以攻剽爲能罔知耕稼之事河隴之外棄地甚多延袤百城提封萬井西漢屯田之所疆畔猶存儻事力耕可以積穀何必獨耕靈武乃能足食若靈武於賊有大利卽是必爭之地當朝夕攻取豈至於今皆爲孟浪之談殊非經久之計況又歲有調發動致寇攘借寇兵而齎盜糧竭民力而耗國用爲患之大無出於斯雖庸人暨子亦知其可棄也若或精選單介閒道而行齎持詔書宣布王命令其盡焚廬舍自拔而歸丁壯悉令持兵老幼以之襁負古稱歸師不可遏又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當此之時人百其勇臨難思免其鋒莫當又須申命偏師揚言出塞軍聲旣振賊勢自分卽靈州東遷之民虞邀擊之患雖有剽劫易爲枝梧且國家所惜者士民所急者財用豈可以驍果之旅委於餓虎之蹊府藏之實填於廬山之壑今若棄去靈武退守環慶卒免戍於絕域民思保其室家供饋不出於郊圻恩德自淪於骨髓民力不竭士氣易揚何敵不摧何戎不克 陛下又憤茲黠虜思欲翦除臣以爲不可黷武

以窮兵止可伐謀而制勝臣竊料賊遷睢盱邊塞之外倔強沙漠之中脅制諸羌嘯聚不逞無耕桑之棄無蠶織之工爲鼠竊之謀以資衣食聚烏合之眾以擾塞垣致蕃夷之服從用凶威而驅逼非有厚利能誘其人朝廷今廢棄靈州每歲更無饋餉絕其覬望何所窺圖平夏之西池鹽斯在先是貿易粟麥用資餼糧今條禁甚嚴法網尤密無敢踰越漸致攜離皆因賊遷之術也臣竊見太祖朝命姚內斌領慶州董遵誨領環州二人所統之兵纔五六千而已閩外之事一以付之軍市之租不從中覆用能士卒効命羌夷畏威朝廷無旰食之憂疆場無羽書之警臣欲望於武臣中選有將帥之才知邊鄙之事者三數人分布諸郡各量其所將兵多少付之除廩祿之外賜一大縣租賦恣其犒設令開幕府辟召髦俊爲之僚佐咨以策略勇力之士稟其指蹤之用軍旅之政許之便宜而行儻賊遷侵邊郡軍戍擾內屬蕃部並脣齒相援腹背夾攻或戰馬正肥戎士思奮卽召發內屬討虜之羌俘獲之餘盡

分麾下且戎人利於降附蓋迫兇渠儻撓之以勁兵示之以大信  
懷荒振遠推亡固存出金帛以購酋豪懸爵秩以寵降附明立賞  
格厚答戰功卽賊遷之腹心稍稍奔潰親離眾叛事去運乖熒熒  
獨行誰與爲伍但塞外一胡人耳安能與大邦爲讎哉若欲成謀  
廟堂功在漏刻臣以爲北虜方黠其材猶豐腥膻之羣如臂使指  
未可以歲月破也直須廢棄靈州退保環慶然後以計困之耳如  
臣之策祇得三兩驍將付以一二萬精卒以數縣租賦給其用度  
令分守邊郡賊遷可以計日成擒朝廷可以高枕無事矣

論澶淵事宜

寇準

臣伏奉聖旨擘畫河北邊事及將來駕起與不起至何處者一臣  
伏覩邊奏犬戎游騎已至深祁以東竊緣三路大軍見在定州魏  
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又威虜軍等處東路深趙貝冀滄德等州  
別無大軍駐泊必慮虜騎近東南下寨輕騎打劫不惟老小驚騷  
兼使賊盜團聚直至天雄軍以來人戶驚移若不早張軍勢必恐

轉啟戎心臣欲乞先那起天雄軍兵馬一萬人往貝州駐泊令周  
瑩杜彥鈞孫全照部轄若是虜騎在近卽近城覓便掩殺兼令  
間道將文字與石普閻承翰照會掩殺番賊近召募強壯入賊界  
燒蕩鄉村劫殺人口仍乞照管南北道路多差人探報番賊次第  
聞奏及報天雄軍一則貴安人心二則張得軍勢以疑敵人之謀  
三則石普閻承翰等聞王師北來壯得軍威四則與邢洛地里不  
遙張得犄角之勢一隨駕兵士衛扈宸居固不可與犬戎交鋒原  
野以爭勝負天雄軍至貝州兵馬大駕未起已前不過三萬人萬  
一犬戎至貝州已南下寨游騎漸更南來卽須那起定州兵馬三  
萬以上人騎令桑贊等結陣南來鎮州及令河東雷有終手下兵  
士出土門路與定州兵馬會合相度事勢緊慢那至洛州以東方  
可聖駕順動假萬乘之天聲合數路之兵勢更令王超等在定州  
近城排布照應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處兵馬合作會合次第  
及前來累降指揮索拽候抽移得定州河東兵馬附近始得幸大

名一或恐萬一定州兵馬被犬戎於鎮定間下寨抽那不起邢洛  
之北游騎侵掠天雄軍東北縣分老小大段驚移須是分定州三  
路精兵差在彼將帥等會合及分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兵馬  
漸那向東傍城寨牽拽如此則犬戎必有後顧之患亦未敢輕議  
懸軍深入若是車駕不起轉恐番戎殘害生靈或是鑾輅親征亦  
須過大河卽且幸澶淵就近易爲制置會合兵馬兼控扼津梁右  
臣叨列宰司素無奇略卽承清問合罄鄙誠伏覩 皇帝陛下睿  
智淵深聖猷宏遠固已坐籌而決勝尙猶虛已以詢謀兼彼犬戎  
頗乏糧糗惟腥膻之眾必懷首尾之憂豈敢不顧大軍但圖深入  
然亦慮其凶狡須至過有防虞煩瀆天聰伏增戰懼

諫幸汾陰

孫奭

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陛下  
始畢東封更議西幸殆非先王卜征五年慎重之意其不可一也  
夫汾陰后土事不經見昔漢武帝將封禪故先封中嶽祀汾陰始

巡幸郡縣遂有事於泰山今陛下旣已登封復欲幸汾陰其不可  
二也古者園丘方澤所以郊祀天地今南北郊是也漢初承秦唯  
立五畤以祀天而后土無祀故武帝立祠於汾陰自元成以來從  
公卿之議遂徙汾陰后土於北郊後之王者多不祀汾陰今 陛  
下已建北郊乃舍之而遠祀汾陰其不可三也西漢都雍去汾陰  
至近今 陛下經重關越險阻輕棄京師根本而慕西漢之虛名  
其不可四也河東唐王業之所起也唐又都雍故明皇間幸河東  
因祠后土聖朝之興事與唐異而 陛下無故欲祠汾陰其不可  
五也昔者周宣王遇災而懼故詩人美其中興以爲賢主比年以  
來水旱相繼 陛下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豈宜下徇姦回遠勞  
民庶盤游不已忘社稷之大計其不可六也夫雷以二月出八月  
入者也育養萬物有人君之象失時則爲異今震雷在冬爲異尤  
甚此天意丁寧以戒 陛下而返未悟殆失天意其不可七也夫  
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國家土木之功



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其享之乎此其不可八也 陛下必欲爲此者不過效漢武帝唐明皇巡幸所至刻石頌功以崇虛名夸示後世耳 陛下天資聖明當慕二帝三王何爲下襲漢唐之虛名其不可九也唐明皇狃於承平肆行非義稔致禍敗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爲盛烈乃欲倡導 陛下而爲之臣竊爲 陛下不取此其不可十也臣言不違意 陛下以臣言爲可取願少賜清問以畢臣說

又諫幸汾陰

孫奭

陛下將幸汾陰而京師民心弗寧江淮之眾困於調發急須鎮安而矜存之且土木之功未息而奪攘之盜公行外國治兵不遠邊境使者雖至寧可保其心乎昔陳勝起於徭戍黃巢出於凶饑隋煬帝勤遠略而唐高祖興於晉陽晉少主惑小人而耶律德光長驅中國 陛下俯從姦佞遠棄京師涉仍歲荐饑之虛修違經久廢之祠不念民疲不恤邊患安知今日戍卒無陳勝饑民無黃巢

英雄將無窺伺於肘腋外敵將無觀釁於邊陲乎 先帝嘗議封禪寅畏天災尋詔停寢今姦臣乃贊 陛下力行東封以爲繼成先志 先帝嘗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大勳未集用付 陛下則羣臣未嘗獻一謀畫一策以佐 陛下繼 先帝之志者反務卑辭重幣求和於契丹蹙國糜爵姑息於繼遷曾不思主辱臣死爲可戒誣下罔上爲可羞撰造祥瑞假託鬼神纔畢東封便議西幸輕勞車駕虛害饑民莫其無事往還便謂成大勳績是 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爲姦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歎而痛哭也夫天地神祇聰明正直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未聞事邊豆籩簋可邀神福祥春秋傳曰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愚臣非敢妄議惟 陛下終賜裁擇

宋文鑑卷第四十二

宋文鑑卷第四十三

奏疏

論天書

諫作玉清昭應宮

論官制

請詢訪晁季

請皇太后軍國常務專取皇帝處分

洪州請斷祆巫

答手詔條陳十事

論天書

臣竊見朱能者姦儉小人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歸祕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閭巷靡不痛心疾首反脣腹非而無敢言者昔漢文成將軍以帛書飯牛陽言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之天子識其手迹又有五利將軍妄言方多不讎二人皆

孫奭

王曾

孫何

劉隨

劉隨

夏竦

范仲淹

孫奭

坐誅 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姦  
誅於鄭州漢武可謂雄材 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  
清護國經寶券等皆王鉷田同秀等所為明皇不能顯戮怵於邪  
說自謂德實動天神必福我夫老君聖人也儻實降語固宜不妄  
而唐自安史亂離乘輿播越兩都盪覆四海沸騰豈天下乎明皇  
雖僅得歸闕復為李輔國劫遷卒以餒終豈聖壽無疆長生久視  
乎夫以明皇之英睿而禍患猥至曾不知者良由在位既久驕亢  
成性謂人莫己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耳熟導諛之說內  
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  
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即  
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禦兵寶符安能  
排難邪今朱能所為或類於此願 陛下思漢武之雄材法 先  
帝之英斷鑒明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

諫作玉清昭應宮

王會

臣伏聞朝廷設諫爭之官防政治之闕非其官而言者蓋表其忠  
況當不諱之朝復忝非常之遇苟進思之無補懼竊祿以貽譏臣  
伏覩 國家誕受殊祥薦膺祕錄祚洪圖於萬葉超盛烈於百王  
陛下寅畏寶符陟封名岳功垂不朽澤浸無垠奉若之心斯為  
至矣而清衷濬發成命亟行自經始已來庀徒斯廣輦他山之石  
相屬於道塗伐豫章之材遠周於林麓累土陶甃揮鍤運斤功極  
彌年費將鉅萬掩祈年之舊制踰燬日之前聞輟貴近以董臨假  
使權而領護如此則國家尊奉靈文之意不為不厚矣崇飾臺觀  
之規不為不壯矣然則臣之愚懇或異於斯既有見聞安敢緘默  
臣以為今之興作有不便之事五焉雖鳩僦已行未可悉罷苟或  
萬一采芻蕘之說省其功用抑其制度亦及民之大惠而憂國之  
遠圖也所謂五者之目請為 陛下陳之且今來所創立宮規制  
宏大凡用材木莫匪榱桷竊聞天下出產之處收市至多般運赴  
宮尤傷人力雖云役軍匠寧免煩擾平民況復軍人亦是黎庶此

未便之事一也邇者方畢封崇頗煩經費今茲興造尤費資財雖  
府庫之中貨寶山積畚築之下工徒子來然而內帑則積代之蓄  
藏百物盡生民之膏血散之孔易斂之惟艱雖極豐盈尤宜重惜  
此未便之事二也夫聖人貴於謀始智者察於未形禍起隱微危  
生安逸今雙闕之下萬眾畢臻暑氣方隆作勞斯甚所役諸雜兵  
士多是不逞小民其或鼠竄郊鄙狗偷都市有一於此足貽聖憂  
此未便之事三也王者撫御寰區順承天地舉動必遵於時令裁  
成不失於物宜靡崇奢侈之風罔悖陰陽之序臣謹按孟夏無發  
大眾無起土功無伐大樹今肇基卜築衝冒鬱蒸椒擾厚坤乖違  
前訓矧復早暎卒痒雷電迅風拔木飄瓦溫沴之氣比屋罹災得  
非以失承天地之明效歟此未便之事四也臣竊聆中間符命之  
文有清淨育民之誠今所修宮閣蓋本靈篇而乃過興剗撤之功  
廣務雕鏤之巧雖屢殫於物力恐未協於天心此未便之事五也  
伏望遵祖宗之大猷察聖賢之深戒遷思回慮懲往念來詔將作

之官息勤苦之眾輯寧羣品對越高穹如此則遐邇宅心人祇快  
望必若光昭大瑞須建靈宮將畢相勞聿爰成績則臣敢效愚計  
亦可必行但能損彼規摹減其用度止敦樸素無取瑰奇惟將之  
以誠明仍重之以嚴潔名數之際加等是宜實費之資節儉爲要  
俾四海之內知陛下愛重民力之意豈不美歟昔太宗皇帝  
建太一上清等宮亦不使窮極壯麗臣竊惟陛下宜遵而行之  
取爲法制以示不敢踰卽鳴謙大德光於千古矣奈何特欲過  
先帝之制作乎并觀西京造太宗之影殿東嶽置會眞之宮計  
其工庸亦皆不啻中人十家之產然於尊祖禮神則盛矣其於邦  
國大計則猶未足爲當時之急務也臣料陛下必爲海內承平  
邊隅清宴人康俗阜時和年豐縱或築宮無損於事則臣復謂其  
不然也方今疆場甫定虜廷有姑息之虞民俗苟完倉箱無紅腐  
之積况關輔之地流亡素多近甸之民農桑失望雖令有司安慰  
亦恐未復田產秋冬之間飢歉是懼亟經營於神館慮稍鬱於輿

情且往古廢興之端前王得失之事布在方冊足爲商鑒者 陛下覽之詳矣非假愚臣一二言焉試觀自昔人君崇尚土木孰若清淨無爲者之安全乎願 陛下留神垂聽無忽臣言則天下幸甚今雖上下之人皆知事理如此而人人自愛莫敢輕黷冕旒至於左右大臣則慮計之不從致見疎之悔中外百執則慮言之難達招妄動之尤使忠讜之謀未行良爲此也惟臣出從幽介遭遇文明特受聖知度越流輩官爲侍從身服簪裳粗識安危之機未申補報之效捐軀思奮今也其時又安敢循默苟容不爲 陛下別白而論之乎是以輒率妄庸輕冒宸嚴感發於中無所顧避 陛下寬其鼎鑊之罪矜其螻蟻之誠深鑒古先試垂採擇無謂創一靈宮爲一細事而弗恤也臣以爲興役動眾尤係事機不可不察也當使鄉校之中豪姦之黨無所開竊議之口則微臣之望也天下之幸也

論官制

孫何

六卿分職邦家之大柄也故周之會府漢之尚書立庶政之根本提百司之綱紀令僕率其屬丞郎分其行二十四司粲焉星拱郎中員外判其曹主事令史承其事四海九州之大若網在綱有吏部焉辨考績而育人材有兵部焉簡車徒而治戎備有戶部焉正版圖而阜財賦有刑部焉謹紀律而誅暴強有禮部焉祀神祇而選賢俊有工部焉繕宮室而修隄防六職舉而天下之事備矣有唐正觀之風最爲稱首于時封疆甚廣經費尤多亦不聞別分利權特勅使額而軍須取足玄宗侈心旣萌貪地不已北事奚契丹南征閩羅鳳召發旣廣租調不充於是蕭昺楊釗始以地官判度支而宇文融爲租調地稅使雖利孔始開禍階將構然版籍根本尙在南宮肅代物力蕭然於是有司之職盡廢而言利之臣攘臂於其閒矣征稅多端本于專置使額故德宗之初首降詔書追行古制天下錢穀皆歸文昌咸謂故事復興太平可致而天未悔禍叛亂相仍經費不充使額又建於是裴延齡以利誘君甚於前矣

憲穆而下或迫於軍期切於國計用救當時之急率以權宜裁之  
五代短促曾莫是思 國家三聖相承五兵不試太平之業垂統  
立制在茲辰也所宜三部使額還之六卿或曰祿百辟贍三軍皆  
是物也臣亦有其說夫鹽鐵者蓋筦榷山海之謂也而物非自集  
須假牢盆戶部者蓋均一征稅之謂也而財非自生須計田賦度  
支者蓋供億軍國之謂也而粟非自行須資漕運但檢句專一相  
沿置之耳今莫若精擇戶部尚書一人專掌鹽鐵使事俾金部郎  
中員外分判之又擇本部侍郎二人分掌度支戶部使事各以本  
曹郎中員外分判之則三使洎判官雖省猶不省也仍命左右司  
郎中員外總知帳目分句稽違或曰事有便宜行之已久何必改  
作遠師昔人斯又非通論也但雅俗兼資新舊參列則進無掎刻  
之慮退有詳練之名職守有常規程既定周官唐式可以復矣茲  
事非艱在 陛下行之與否

請詢訪晁李

劉 隨

臣伏觀近降除書以客省使康州防禦使李允則特授寧州防禦  
使仍放朝謝與假將治者恩加勳舊事出非常凡居將帥之臣各  
勵公忠之節竊以李允則素懷韜略動有機權屢委邊防務期安  
輯不邀功以生事無縱敵而失謀雖古之將無以加矣是以行命  
之日中外皆喜必若制置軍馬經略亭鄣樞近大臣成算之外若  
召而賜對詢以方略則老將諳練必有所長臣又伏見太子少保  
致仕晁迥端莊植性冲澹自居歷仕 三朝垂五十載徊翔兩制  
踰二十年 先帝寵遇便蕃講求典禮議論詳正無不察預加以  
繼司文柄時謂得人今之臺閣清流州郡循吏迥之論辨所得居  
多近者引年致政斯為達禮五常百行蓋無缺焉文苑指為宗師  
朝野推為君子有茲儒雅之望未行優異之恩臣亦願 兩宮聖  
慈特同允從近例賜以全俸豐其燕居其或朝廷將行大禮時議  
大政宰司裁成之外特開延英訪以經史耆儒詳練必有可觀每  
遇萬機餘閑温涼得所詳延二老賜之從容俾說往古治亂之因

國初經制之務如此則文事武備盡美於昌朝養老乞言有光於古昔尊禮宿舊益厚時風傳示方來用清史冊臣以爲文武班中功名雅望終始一致以至高年者惟此二人允謂時賢恐須旌別請 皇太后軍國常務專取 皇帝處分

劉隨

臣輒露危言上塵聖覽退量僭易甘俟顯誅况居有道之朝幸在得言之地念臣出入諫署于今八年才識本疏補報無狀既臨衰暮合盡忠規洪惟 皇太后天資聖明手扶宗社爰自 先朝不豫萬機倦勤 皇帝養德東朝選賢資善 太后預聞政事參決居多洎 皇帝膺龍躍之期年尚冲幼 太后承顧託之命心如堅石垂簾以對羣臣盡力以報 先帝戎夷率服華夏乂安終始不渝中外咸仰於 國家顯隆平之業於 皇帝極慈愛之情天地之功全母子之道備光耀簡冊垂億萬年然天下治矣王業崇矣 皇帝長矣 太后勤矣而猶祁寒盛暑勞曳聖躬一日萬機

煩於聖斷臣聞虛心以致遐壽澄神以保太和欲乞今後軍國常務並逐日專取 皇帝處分所貴清神養素延 聖母萬壽之期內暨問安成 皇帝孝治之德天下幸甚微臣願畢

洪州請斷祆巫

夏竦

臣聞左道亂俗祆言惑眾在昔之法皆殺無赦蓋以姦臣逆節狂賊亂規多假鬼神搖動耳目漢之張角晉之孫恩偶失防閑遂至屯聚 國家宜有嚴制以肅多方竊以當州東引七閩南控百粵編氓右鬼舊俗尙巫在漢樂巴已嘗翦理爰從近歲傳習滋多假託譏祥愚弄黎庶勦絕性命規取貨財皆於所居塑畫魑陳列幡幟鳴擊鼓角謂之神壇嬰孺襁褓已令寄育字曰壇留壇保之類及其稍長則傳習祆法驅爲童隸民之有病則門施符術禁絕往還斥遠至親屏去便物家人營藥則曰神不許服病者欲飯則云神未聽殮率令病人死於飢渴洎至亡者服用又言餘祟所憑人不敢留規以自入若幸而獲免家之所資假神而言無求不可

其間有孤子單族首面幼妻或絕戶以圖財或害夫而納婦浸淫  
 既久習熟為常民被非辜了不為怪奉之愈謹信之益深從其言  
 甚於典章畏其威重於官吏奇神異像圖繪歲增邪籙祆符傳寫  
 日夥小則雞豚致祀歛以還家大則歌舞聚人食其餘胙婚葬出  
 處動必求師劫盜鬪爭行須作木蠹耗衣食眩惑里閭設欲扇搖  
 不難連結在於典憲具有章條其如法未勝姦藥弗瘳疾宜頌峻  
 典以革祆風當州師巫一千九百餘戶臣已勒令改業歸農及攻  
 習鍼灸之脈所有首納祆妄神像符籙神衫神杖魂巾魂帽鍾角  
 刀笏沙羅等一萬一千餘事已令焚毀及納官訖伏乞 朝廷嚴  
 賜條約所冀屏除巨害保宥羣生杜漸防萌少裨萬一

答手詔條陳十事

范仲淹

伏奉手詔今來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是中外人望不次拔擢韓  
 琦暫往陝西范仲淹富弼皆在兩地所宜盡心為 國家建明不  
 得顧避兼章得象等同心憂國足得商量如有當世急務可以施

行者並須條列聞奏副朕拔擢之意者臣智不逮人術不通古豈  
 足以奉大對然臣蒙 陛下不次之擢預聞政事又詔意丁寧臣  
 戰汗惶怖曾不獲讓臣聞歷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禍亂必  
 生何哉綱紀寢隳制度日削恩賞不節賦斂無度人情慘怨天禍  
 暴起惟堯舜能通其變使民不倦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  
 言天下之理有所窮塞則思變通之道既能變通則成長久之業  
 我 國家革五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綱紀制度日削月侵  
 官壅于下民困於外夷狄驕盛寇盜橫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然  
 則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臣敢約前代帝王之  
 道求今朝 祖宗之烈采其可行者條奏願 陛下順天下之心  
 力行此事庶幾法制有立綱紀再振則宗社靈長天下蒙福一曰  
 明黜陟臣觀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然則堯舜之明建官  
 至少尚乃九載一遷必求成績而天下大化百世之後仰為帝範  
 我 祖宗朝文武百官皆無磨勘之例惟政能可旌者擢以不次



無所稱者至老不遷故人人自勵以求績效今文資三年一遷武職五年一遷謂之磨勘不限內外不問勞逸賢不肖並進此豈堯舜黜陟幽明之意耶假如庶僚中有一賢於眾者理一郡縣領一務局思興利去害而有爲也眾皆指爲生事必嫉之沮之非之笑之稍有差失隨而擠陷故不肖者素餐尸祿安然而莫有爲也雖愚暗鄙猥人莫齒之而三年一遷坐至卿監丞郎者歷歷皆是誰肯爲陛下興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葺綱紀之壞哉利而不興則國虛病而不救則民怨弊而不去則小人得志壞而不葺則王者失政賢不肖渾淆請託僥倖遷易不已中外苟且百事廢墮生民久苦羣盜漸起勞陛下旰食之憂者豈非官失其正而致其危耶至若在京百司金穀浩瀚權勢子弟爲占據有虛食廩祿待闕一二年者暨臨事局挾以勢力豈肯恪恭其職使祖宗根本之地綱紀日隳故在京官司有一員闕則爭奪者數人其外任京朝官則有私居待闕動踰歲時往往到職之初便該

磨勘一無勤效例蒙遷改此則人人因循不復奮勵之由也臣請特降詔書今後兩地臣僚有大功大善則特加爵命無大功大善更不非時進秩其理狀循常而出者祇守本官不得更帶美職應京朝官在臺省館閣職任及在審刑大理寺開封府兩赤縣國子監諸王府并因保舉及選差監在京重難庫務者並須在任三周年卽與磨勘若因陳乞並於中書審官院願在京差遣者與保舉選差不同並須句當通計及五周年方得磨勘如此則權勢子弟肯就外任備知艱難亦有俊明之人因此樹立可以進用如今日已前受在京差遣已句當者且依舊日年限磨勘其未曾交割句當卻求外任者並聽其外任在京朝官到職句當及三年者與磨勘內前任句當年月日及公程日限并非因陳乞而移任在道月日及陞朝官在京朝請月日並令通計其遠官近地勞逸不同并在假待闕及公程外住滯或因公事非時移替在道月日委有司別行定奪聞奏如任內有私罪并公罪徒已上者至該磨勘日具

情理輕重別取進止其庶僚中有高才異行多所薦論或異略嘉謀爲上信納者自有特恩進改非磨勘之可滯也又外任者善政著聞有補風化或累訟之獄能辨冤沉或五次推勘人無翻訟或勸課農桑大獲美利或京城庫務能革大弊惜費鉅萬者仰本轄保明聞奏下尙書省集議爲眾所訴則列狀上聞並與改官不隔磨勘或有異同各有所執取旨出於聖斷仍請詔下審官院流內銓尙書考功應京朝官選人逐任得替明具較定考績結罪聞奏內有事狀猥濫并老疾愚昧之人不堪理民者別取進止已上磨勘考績條件該說不盡者有司比類上聞如此則因循者拘考績之限特達者加不次之賞然後天下公家之利必興生民之病必救政事之弊必去綱紀之壞必葺人人自勸天下興治則前王之業祖宗之權復振於陛下之手矣其武臣磨勘年限委樞密院比附文資定奪聞奏二曰抑僥倖臣聞先王賞延于世諸侯有世子襲國公卿以德而任有襲爵者春秋譏之及漢之公卿有封

爵而歿立一子爲後者未聞餘子皆有爵命其次寵待大臣賜一子官者有之未聞每一歲有自薦其子弟者祖宗之朝亦不過此自真宗皇帝以太平之樂與臣下共慶恩意漸廣大兩省至知雜御史以上每遇南郊并聖節各奏子充京官少卿監奏一子充試銜其正郎帶職員外郎并諸路提點刑獄以上差遣者每遇南郊奏一子充齋郎其大兩省等官既奏得子充京官明異於庶僚大示區別復更每歲奏薦積成冗官假有任學士以上官經二十年者則一家兄弟子孫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陞朝此濫進之極也今百姓貧困冗官至多授任既輕政事不舉俸祿既廣刻剝不暇審官院常患充塞無闕可補臣請特降詔書今後兩府并兩省官等遇大禮許奏一子充京官如奏弟姪骨肉卽與試銜外每年聖節更不得陳乞如別有勲勞著聞中外非時賜一子官者繫自聖恩其轉運使及邊任文臣初除授後合奏得子弟身事者並候到任二年無闕方許陳乞如二年內非次移改者卽許通計三

年陳乞三司副使知雜御史少卿監以上並同兩省遇大禮各奏薦子孫其正卿帶館職員外郎并省府權判官外任提點刑獄以上遇大禮合該奏薦子孫者須是在任及二周年方得陳乞已上有該說不盡者委有司比類聞奏如此則內外朝臣各務久於其職不為苟且之政兼抑躁動之心亦免子弟充塞銓曹與孤寒爭路輕忽郡縣使生民受弊其武臣人邊上差遣并大禮合奏薦子弟者乞下樞密院詳定比類聞奏又 國家開文館延天下英才使之直祕府覽羣書以待顧問以養器業為大用之備今乃登進士高等者一任纔罷不以能否例得召試而補之兩府兩省子弟親戚不以賢不肖輒自陳乞館閣職事者亦得進補 太宗皇帝建崇文院祕閣自書碑文重天下賢才也 陛下當思 祖宗之意不宜甚輕之臣請特降詔書今後進士三人內及等者一任廼日許進于教化經術文字十軸下兩制看詳作五等品等中第一第二等者即賜召試試又優等即補館閣職事兩府兩省子弟並

不得陳乞館閣職事及讀書之類御史臺書一時劾彈并諫院論奏如館閣闕人即委兩地舉文有古道才堪大用之士進名同舉并兩制列署表章仍上殿稱薦以充其職如此則館閣職事更不輕授足以起朝廷之風采紹 祖宗之本意副 陛下慎選矣三曰精貢舉臣謹按周禮鄉大夫之職各教其所致三年一大比考其德行道藝乃獻賢能之書于王賢為有德行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天府太廟之寶藏也蓋言王者舉賢能所以上安宗社故拜受其名藏于廟中以重其事也鄉大夫之職廢既久矣今諸道學校如得明師尚可教人六經傳治國治人之道而 國家乃專以辭賦取進士以墨義取諸科士皆捨大方而趨小道雖濟濟盈庭求有才有識之士十無一二況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將何以救在乎教以經濟之業取以經濟之才庶可救其不逮或謂救弊之術無乃後時臣謂四海尚完朝謀而夕行庶乎可濟安得晏然不救坐俟其亂哉臣請諸路州郡有學校處奏舉通經有道之士專於教授務在

興行其取士之科卽依賈昌朝等起請進士先策論而後詩賦諸科墨義之外更通經旨使人不專辭藻必明理則天下講學必興浮薄知勸取爲至要內歐陽修蔡襄更乞逐場去留貴文卷少卷少而考較精臣謂盡令逐場去留則恐舊人捍格不能創爲策論亦不能旋通經旨皆憂棄遺別無進路臣請進士舊人三舉已上者先策論而後詩賦許將三場文卷通考互取其長兩舉初舉者皆是少年足以進學請逐場去留諸科中有通經旨者至終場別問經旨十道如不能命辭而對則於知舉官員前講說七通者爲合格不會經旨者三舉已上卽逐場所對墨義依自來通粗施行兩舉初舉者至於終場日須八通者爲合格又外郡解發進士諸科人本鄉舉里選之式必先考其履行然後取以藝業今乃不求履行惟以詞藻墨義取之加用封彌不見姓字實非鄉里舉選之本意也又南省考試舉人一場試詩賦一場試策人皆精意盡其所長復考較日久實少舛謬及御試之日詩賦文論共爲一場既

聲病所拘意思不遠或音韻中一字有差雖平生苦辛卽時擯逐如音韻不失雖末學淺近俯拾科級既舉之處不考履行又御試之日更拘聲病以此士之進退多言命運而不言行業明君在上固當使人以行業而進而多言命運者是善惡不辨而歸諸天地豈國家之美事哉臣請重定外郡發解條約須是履行無惡藝業及等者方得解薦更不封彌試卷其南省考試之人已經本鄉詢考履行卻須封彌試卷精考藝業定奪等第進入御前選官覆考重定等第訖然後開看南省所定等內合同姓名偶有高下者更不移改若等第不同者人數必少卻加封更宣兩地參較然後御前放榜此爲至當內三人已上卽於高等人中選擇聖意宣放其考較進士以策論高詞賦次者爲優等策論平詞賦優者爲次等諸科經旨通者爲優等墨義通者爲次等已上進士諸科並以優等及等者攷選注官次等及等者守本科選限自唐以來及第人皆守選限國家以收復諸國郡邑乏官其新及第人權與放

選注官又今來選人壅塞宜有改革又足以勸學使其知聖人治身之道則國家得人百姓受賜四曰擇官長臣聞先王建侯以共理天下今之刺史縣令即古之諸侯一方舒慘百姓休戚實繫其人故歷代甚盛之時必重此任今乃不問賢愚不較能否累以資考陞爲方面懦弱不能檢吏得以蠹民強幹者惟是近名率多害物邦國之本由此凋殘朝廷雖至憂勤天下何以蘇息其轉運使并提點刑獄按察列城當得賢於眾者臣請特降詔旨委中書樞密院且各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共十大藩知州十人委兩制共舉知州十人三司副使判官同舉知州五人御史臺中丞知雜三院共舉知州五人開封知府推官共舉知州五人逐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各同舉知縣縣令共二人得前件所舉之人舉主多者先次差補仍指揮審官院流內銓舉以後所差知州知縣縣令並具合人人歷任功過舉主人數聞奏委中書看詳委得允當然後引對如此舉擇則諸道官吏庶幾得人爲 陛下愛惜百姓均其

徭役寬於賦斂各獲安寧不召禍亂天下幸甚五曰均公田臣聞易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此言聖人養民之時必先養賢養賢之方必先祿厚祿厚然後可以責廉隅安職業也 皇朝之初承五代亂離之後民庶凋弊時物至賤暨諸國收復天下郡縣之官少人除補至有經五七年不替罷者或纔罷去便入見闕當物價至賤之時俸祿不輟士人之家無不自足咸平己後民庶漸繁時物遂貴入仕門多得官者眾至有得替守選一二年又授官待闕一二年者在天下物貴之後而俸祿不繼主人之家鮮不窮窘男不得婚女不得嫁喪不得葬者比比有之復於守選待闕之日衣食不足貸債以苟朝夕到官之後必先來見逼至有冒法受贓賒舉度日或不恥賈販與民爭利既爲負罪之人不守名節吏有姦贓而不敢發民有豪猾而不敢制奸吏豪民得以侵暴於是貧弱百姓理不得直冤不得訴徭役不均刑罰不正比屋受弊無可奈何由乎制祿之方有所未至 眞宗皇帝深思遠慮復

前代職田之制使中常之士自可守節婚嫁以時喪葬以禮皆國恩也能守節者始可制姦賊之吏鎮豪猾之人法乃不私民則無枉近日屢有臣僚乞罷職田以其有不均之謗有侵民之害臣謂職田本欲養賢緣而侵民者有矣比之衣食不足壞其名節不能奉法以直為枉以枉為直眾怨思亂而天下受弊豈止職田之害耶又自古常患百官重內而輕外唐外官月俸尤更豐足簿尉俸錢尚二十貫今窘於財用未暇增復臣請兩地同議外官職田有不均者均之有未給者給之使其衣食得足婚嫁喪葬之禮不廢然後可以責其廉節督其善政有不法者可廢可誅且使英俊之流樂於為郡為邑之任則百姓受賜又將來升擢多得曾經郡縣之人深悉民隱亦致化之本也惟聖慈深察天下幸甚六曰厚農桑臣觀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此言聖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養民養民之政必先務農農政既修則衣食足衣食足則愛膚體愛膚體則畏刑罰畏刑罰則寇盜自息禍亂不興是聖

人之德發於善政天下之化起於農畝故詩有七月之篇陳王業也今國家不務農桑粟帛常貴江浙路糴米二百萬石其所糴之價與輦運之費每歲共用錢三百餘萬貫文又貧窮弱之民困于賦斂歲伐桑棗鬻而為薪勸課之方有名無實故粟帛常貴府庫日虛此而不謀將何以濟臣於天下農利之中粗舉二三以言之且如五代羣雄爭霸之時本國歲飢則乞糴於鄰國故各興農利自至充足江南應有圩田每一圩方數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潦不及為農美利又浙西地卑常苦水沴雖有溝河可以通海惟時開導則潮泥不得而堙之雖有堤塘可以禦患唯時修固則無摧壞臣知蘇州自點檢簿書一州之田係出稅者三萬四千頃中稔之利每畝得米二石至三石計出米七百餘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六百萬石乃一州所出臣詢訪高年則云曩時兩浙未歸朝廷蘇州有營田軍四都共七八千人專為田事導河築堤以減水患

于時民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石自皇朝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慢於農政農政不修舉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隳廢失東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文足至一貫文省比於當時其貴十倍而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虛矣又京東西路有卑溼積潦之地早年國家特令開決之後水患大減今罷役數年漸已湮塞復將爲患臣請每歲之秋降勅下諸路轉運司令轄下州軍吏民各言農桑之間可興之利可去之害或令開河渠或築堤堰陂塘之類並委本州運選官計定工料每歲於二月間興役半月而罷仍具功績聞奏如此不絕數年之間農利大興下少飢歲上無貴糴則東南歲糴輦運之費大可減省其勸課之法宜選官討論古制取其簡約易從之術頒賜諸路轉運使及面賜一本付新授知州知縣縣令等此養民之政富國之本也七曰修武備臣聞古者天子六軍以寧邦國唐初京師置十六將軍官屬亦六軍之義也諸道則開折衝果毅府五百

七十四以儲兵伍每歲三時耕稼一時習武自正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戎臣軍伍無一逆亂至開元末聽匪人之言遂罷府兵唐衰兵伍皆市井之徒無禮義之教無忠信之心驕蹇凶逆至于喪亡我祖宗以來罷諸侯權聚兵京師衣糧賞賜豐足經八十年矣雖已困生靈虛府庫而難於改作者所以重京師也今西北強梗邊備未徹京師衛兵多遠戍或有倉卒輦輶無備此大可憂也遠戍者防邊陲之患或緩急抽還則外禦不嚴戎狄追奔便可直趨關輔新招者聚市井之輩而輕囂易動或財力一屈請給不充則必散爲羣盜今生民已困無可誅求或連年凶飢將何以濟贍軍之策可不預圖若因循過時臣恐急難之際宗社可憂臣請密委兩地以京畿見在軍馬同議有無闕數如六軍未整須議置兵則請約唐之法先於畿內并近輔州府召募強壯之人充京畿衛士得五萬人以助正兵足爲強盛使三時務農大省給贍之費一時教戰自可防虞外患其召募之法并將校次第並先密切定奪

聞奏此實強兵節財之要也候京畿近輔召募衛兵已成次第然後諸道倣此漸可施行惟聖慈留意八曰減徭役臣聞漢光武建武六年六月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爲人也今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尙繁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二府於是條奏并省四百餘縣天下至治臣又觀西京圖經唐會昌中河南府有戶口十九萬四千七百餘戶置二十縣今河南府主客七萬五千九百餘戶仍置一十九縣主戶五萬七百客戶二萬五千二百鞏縣七百戶偃師一千一百戶遂縣三等而堪役者不過百家而所供役人不下二百數新舊循環非鰥寡孤獨不能供役西洛之民最爲窮困臣請依後漢故事遣使先往西京併省諸邑爲十縣其所廢之邑並改爲鎮令本路舉文資一員董權酷關征之利兼人煙公事所廢公人除歸農外有願居公門者送所在之邑其所廢中役人卻可減省歸農則兩不失所候西京併省稍成倫序則行於大名府然後遣使諸道依此施行仍先指揮諸道防團州已下有使州

兩院者皆爲一院公人願去者各放歸農職官廳可給本城兵士七人至十人替人力歸農其鄉村耆保地里近者亦令併合能併一保耆管亦減役刑名者更於審刑大理寺究明會法律官員參詳起請之詞刪去尤裁爲制勅然後頒行天下必期遵守其衝改條貫並令繳納免致錯亂設有施行仍望別降勅命今後逐處當職官吏親被制書及到職後所受條貫敢有故違者不以海行並從違制徒二年未到職已前所降條貫失於檢用情非故違者並從本條失錯斷科杖一百餘人犯海行條貫不指定違制刑名者並從失坐若條貫差失於事有害逐處長吏別見機會須至便宜而行者並須具緣由聞奏委中書樞密院詳察如合理道卽與放罪仍便相度別從更改



宋文鑑卷第四十三

宋文鑑卷第四十四

奏疏

辨滕宗諒張亢

范仲淹

請將先減省諸州公用錢卻令依舊

范仲淹

議許懷德等差遣

范仲淹

論驕卒誣告將校乞嚴軍律

韓琦

論減省冗費

韓琦

論西夏請和

韓琦

論時事

韓琦

論青苗

韓琦

答詔問北虜地界

韓琦

辨滕宗諒張亢

范仲淹

臣聞議論太切必取犯顏之誅保任不明豈逃累已之坐彝典斯在具僚式瞻臣自邊陲誤膺獎擢授任不次遇事必陳竊見故監

察御史梁堅彈奏滕宗諒於慶州用過官錢十六萬貫有數萬貫不明必是侵欺入已及邠州宴會并涇州犒設諸軍乖越不公至聖慈赫怒便欲罷去臣緣在彼目擊雖似過當別無切害不曾有一兵一民詞訟至於處置邊事亦無疎虞臣遂進諫乞聖慈差官根勘逐一且與辨明未消挫辱恐誤朝廷賞罰又有上言張亢驕僭不公臣亦乞根勘辨明或無深過如有大段乖越侵欺入已臣甘同受貶黜臣所以激切而言者非滕宗諒張亢勢力能使臣如此竭力也蓋為國家邊上將帥中未有曾立大功可以威眾者且遣儒臣以經略部署之名重之又借以生殺之權使彈壓諸軍禦捍大寇不使其乏人也若一旦以小過動搖則諸軍皆知帥臣非朝廷腹心之人不足可畏則是國家失此機事自去爪牙之威矣唐末藩鎮多殺害逐去節度使於軍中自立帥臣而當時不能治者由帥臣望輕易於搖動之故也今燕度勘到滕宗諒慶州一界所用錢數分明並無侵欺其毀卻涇州前任公用歷勘到干連

人只稱有送官員等錢物亦不顯入已又是元彈奏法外事件所有張亢借公用錢買物事未發前已還納訖又因移任借卻公用錢卻留錢物准還皆無欺隱之情其餘罪狀多未摭實其干連人當盛寒之月久在禁繫皆是非辜若今燕度勘問二人既事非確實必難伏辨或逼令認罪又是陛下近臣不可辱於獄吏或至錄問有辭即須差官再勘其合千人當轉不聊生兼邊上臣僚見此深文謂朝廷待將帥少恩於支過公用錢內搜求罪戾欲陷邊臣且塞下州郡風沙至惡觸目愁人非公用豐濃何以度日豈同他處臣僚優游安穩坐享榮祿陛下深居九重當須察此物情知其艱苦豈可使獄吏為功而勞臣抱怨臣欲乞聖慈據燕度奏到事節特降朝旨差使臣二人齎去取問滕宗諒張亢如實是已犯便仰承認當議量情親斷如別有緣由亦具分析聞奏候到見得別無枉抑便可取旨斷遣如有異同即乞朝廷別選官勘鞫免致冤滯其干連人且乞指揮放出如在臣則已有不合保此二人罪狀

乞聖慈先次貶黜免令臣包羞於朝受人指笑儻聖慈念臣不避艱辛尚留驅使卽於河東河北陝西補一郡臣得經畫邊事一一奏論或補二輔近州臣得爲朝廷建置府兵作諸郡之式以輔安京師臣之此請出於至誠願陛下不奪不疑況臣久爲外官不知輔弼之體本是麤材祇堪犬馬之用若令臣待罪兩府必辱君命且畏人言臣無任祈天望聖請命激切屏營之至

請將先減省諸州公用錢卻令依舊

范仲淹

臣竊見朝旨下陝西省罷同解乾耀等九州軍公使錢共一千八百貫文竊以國家逐處置公使錢者蓋爲士大夫出入及使命往還行役之勞故令郡國饋以酒食或加宴勞蓋養賢之禮不可廢也謹案周禮官有遺人掌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此則三王之世已有廚傳之禮何獨聖朝顧小利

而亡大體且今瞻民兵一名歲不下百貫今減省得公用錢一千八百貫只養得兵士一十八人以上一十八人之資廢十餘郡之禮是朝廷未思之甚也況今來逐州使命之外各有軍營每年春後邊兵歇泊動經半年軍中人員並無宴犒之具雖條貫有旬設之名逐州每月一次舉行軍員各給錢一百文已來官務薄酒二升旣無公用更不赴筵亦不張樂豈朝廷宴享將校之意州郡削弱道路咨嗟當全盛之朝豈宜如此或謂有公使錢處收買食物騷擾民戶殊不知郡守得人自能約束如非其人更出已俸買物虧民愈甚是見其小而不思其大也伏望聖慈速降指揮下陝西河北河東路轉運司昨來經減廢公用錢並令依舊庶協典禮稍息物論況朝廷用武之際於此一事尤宜照管臣等久在邊任深知此事近貳樞庭豈當緘默

議許懷德等差遣

范仲淹

臣竊見許懷德在延州爲不進兵擊賊及軍民虛驚拋棄隨軍糧

草遂送永興勘該放釋放授秦州部署近又西賊侵邊破蕩劫熟  
戶一千帳不能保護卽合重行朝典以其在邊無效降充永興部  
署郭承祐降知相州爲轉運使糾奏充北京都部署此二人一面  
責降一面遷轉天下聞之是朝廷賞罰顛倒取笑四方何以激勸  
勳臣何以鑒戒情將如王信狄青實有武勇堪任管軍亦恐未有  
大功遷轉太速祖宗朝任用邊將賞賜至厚使用度充足委信至  
重使生殺在己惟惜官職不合滿志恐有懈惰不思立功實前王  
馭將之術也又朝廷會降詔所闕都虞鞬更不循轉候有邊功除  
授今卻不因功勞衝改此詔而今後國家之命全無信矣惟用兵  
命將之令尤要取信繫國安危與其它號令不同如須合轉起亦  
候過郊禮使作該恩方可進爵願陛下再三思之仍乞丁寧指揮  
兩府今後議論賞罰不可輕易須是有所激勸不招旁議方可施  
行臣謂國家承五代之弊賴祖宗威德陛下仁聖保守四海久無  
禍難今四夷已動百姓已困倉庫已虛兵旅已驕國家安危實未

可保惟賞罰之柄駕馭天下如賞罰頻失將何以保太平之業臣  
竊懼之願陛下裁擇

論驕卒誣告將校乞嚴軍律

韓琦

臣近聞虎長行武贊引見日唐突告論本指揮使關元部轄嚴緊  
及將人口上京下軍頭司取責後並送開封府勘鞫竊如本府勘  
得武贊各從杖一百定斷臣竊以軍中之法最爲嚴重苟從寬弛  
爲害匪輕其武贊旣陳告部轄將校不公自有殿前馬步軍司合  
屬去處引見之際咫尺天威固非軍人論事之所及將辯訊又多  
誣罔之辭蓋近年兵卒驕縱類率如此國家屯置師旅眾踰百萬  
一營只委將校數員若鈐制稍嚴便卽拮拾小過於引見之際唐  
突論訴朝廷不以大體斷之兩皆獲罪必恐此後兵卒將校漸廢  
階級之制但務姑息以求無過若一旦邊境有急使其亡軀命而  
赴湯火必不能爲陛下用也陛下誠宜於泰寧之辰深戒有司凡  
百軍旅之事常以訓戢爲意有違犯者時以重法行之其將校苟

非大過止因部轄嚴峻兵士所怨求細事以致其罪者亦當捨而不問所謂懲一卒而警萬眾去小慈而行大仁惟陛下熟賜財詳天下至幸

論減省冗費

韓琦

臣准勅以御史王素上言乞依賈昌朝所奏取景德至景祐年凡百用度靡有巨細校計所入所出之數省罷不急等事蒙差張若谷任中師并臣與三司同共詳所奏定奪減省聞奏竊以臣先監左藏庫日朝廷亦曾差官於三司令將咸平景德天聖景祐年支費比附其時三司已檢尋天聖已前帳案不足遂下在京諸司庫務差人監勒檢尋亦是多不存在甚為騷擾臣輒上言若檢尋前項年分帳案得全比附見今來支費數多朝廷若不能節用乃是徒撫空文或勘會近年帳案但見得冗費卽行減罷亦不須見遠年文字蒙下三司檢尋終不具足只將近年帳案勘會結絕了當今陛下敦崇儉之本沛然垂詔以經費有度復議均節斯乃陛下

興化致理愛養元元之深意也天下黎民實蒙惠福若又須將景德至景祐年逐年月計度較計必是依前虛有勞費淹滯無成況今西鄙設備聚財實邊之際所宜移茲冗用以助兵須豈可遷延歲時不求速效臣欲乞將三司逐案景德年來帳籍及照證文字勘會不必年分整齊但見得官中支用顯有虛費卽定奪減省聞奏臣復觀古先哲王興儉以勸天下必以身先而後臣庶省分有司率職從上之令猶風靡而嚮應之也雖有僥倖覬覦之徒抑制其欲亦不敢興造怨語動惑眾心何則上躬行而下知所勸也臣愚欲望陛下飭宮掖之間先務節儉凡奢靡之節奇巧之玩無名支賜無度取索一切罷之仍詔三司與臣等計會入內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取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則例比附酌中定奪減省臣等定奪之後或有飛語流謗斷在宸衷屏而不聽如此則縣官之用可期充足且內藏宜聖景福等殿庫蓋累朝蓄聚以備非常今或外用旣節而不絕內帑支取卽與外庫供億糜費一同

亦望陛下深思祖宗經久之制更務謹節臣又以出納之用各有攸司冗費之敝必能知悉仍乞特降勅命下三司委諸路轉運副發運使逐處知州通判在京諸司庫務勾當官員降官吏兵馬請給則例自來已定制不在起請外如有諸般用度顯有虛費可以減省者卽具利害擘畫聞奏降下依勅定奪其三司人吏有所見亦聽經三司具狀陳述如顯然大段減省得官中錢物其元起請官吏卽乞特行酬獎臣備員諫列誤被聖選不避眾怨罄竭上陳唯冀裁擇早賜進用

論西夏請和

韓琦

臣聞趙元昊將納和來人已稱六宅使伊州刺史命官之意欲與朝廷抗禮臣等謂元昊如大言過望不改僭號之請則不可許卑詞厚禮從兀率之稱亦有不可防者臣等觀朝廷信賞必罰今已明白帥臣奉詔已得便宜又舊將漸去新將漸升前弊稍除將責實效約束將佐不令輕出訓練軍馬率多變法但今極塞城寨或

未堅牢新集之兵未可大戰若賊今春便來以臣等計之尚可憂虞然大軍持重奇兵夜擊宜無定川之負也如俟秋而來則城寨多固軍馬已練或堅壁而守或據險而戰無足畏矣臣等已議於一二年間訓兵三四萬使號令齊一陣伍精熟又使熟戶蕃兵與正軍參用則橫山一帶族帳可以圖之降我者使之納質而厚其官賞各令安居籍爲熟戶拒我者以精兵加之不從則戮我軍鼓行山界不爲朝去暮還之計元昊聞之若舉國而來我則退守邊寨足以困彼之眾若遣偏師而來我則據險以待之蕃兵無糧不能久聚退散之後我兵復進使彼復業每歲三五出元昊諸廂之兵多在河外頻來應敵疲於奔命則山界蕃部勢窮援弱且近於我自來內附因選酋豪以鎮之足以斷元昊之手足矣然乞朝廷以平定大計爲意當軍行之時不以小勝小衄黜陟將帥則三五年間可集大功仍詔中外臣僚不得輒言邊事以沮永圖我太祖太宗統闢西海創萬世之基業今以三五年之勞再定西陲豈以

爲晚耶契丹聞國家深長之謀必懼而保盟不復輕動然後中國有太平之期矣臣等所以言彼賊非禮之求不必從者蓋有此議也臣等早蒙聖獎擢預清班西事以來供國麤使三年塞下日勞月憂豈不願聞納和少圖休息非樂職於矢石之間蓋見西戎強梗未衰挾以變詐若朝廷處置失宜他時悖亂爲中原大禍豈止今日之邊患哉臣等是以不敢念身世之安忘國家之憂須罄芻蕘少期補助望於納和禦侮之間慎其處置爲聖朝長久之慮

論時事

韓琦

臣聞漢文帝襲高惠承平之後躬行節儉國治民富刑措不用時賈誼上書言事尚以爲可慟哭太息豈其過哉蓋憂深思遠圖長久之計欲大漢之業垂千萬世而無窮者也今陛下紹三聖之休烈仁德遠被天下大定民樂其生者八十餘載矣而臣切覩時事謂可晝夜泣血非直慟哭太息者何哉蓋以西北二虜禍釁已成而上下泰然不知朝廷之危宗社之未安也臣今不暇廣有援引

請粗陳其大概竊以契丹宅大漠跨遼東據全燕數十郡之雄東服高麗西臣元昊自五代迄今垂百餘年與中原抗衡日益昌熾至於典章文物飲食服玩之盛盡習漢風故虜氣愈驕自以爲昔時元魏之不若也非如漢之匈奴唐之突厥本以夷狄自處與中國好尚之異也近者復幸朝廷西方用兵違約遣使求割關南之地以啓爭端朝廷愛念生民爲之隱忍歲益金幣之數且固前盟而尚邀獻納之姦謀招納亡命雖外示臣節而內恃兵力至元昊則好亂逞志西併甘涼諸蕃以拓境土自度種落強盛故僭號背恩北連契丹欲成鼎峙之勢非如繼遷昔年跳梁於銀夏之間耳且元昊累歲盜邊官軍屢勦今乘定川全勝之氣而遣人納和則知其計愈深而其事可虞也議者或謂昨假契丹傳導之力必事無不合豈不思契丹既能使元昊罷兵則必能使元昊舉兵乎況比來辭禮驕抗殊未屈下北虜之言旣已無驗亦恐有合從之策夾困中原朝廷若軫西民之勞暫求休養元元且以金帛啗之待

以不臣之禮臣恐契丹聞之謂朝廷事力已屈則又遣使移書過  
邀尊大之稱或求朝廷不可從之事隳其誓約然後驅犬羊之眾  
直趨大河復使元昊舉兵深寇關輔當是時未審朝廷以何術而  
禦之哉若委西鄙於藩臣專事北寇陛下親御六師臨澶淵以待  
之卽未知今之將卒事力與環衛統帥比眞宗北征時何如哉如  
欲駐蹕北京以張軍勢臣恐虜眾由德博渡河直趨京師則朝廷  
根本之地宗廟宮寢府庫倉廩百官六軍室家所在而一無城守  
之備陛下可以擁北京之眾卻行而救之乎臣所以謂可晝夜泣  
血者誠憂及于此冀陛下下一寤而急爲拯救也朝廷若謂今之盟  
約尚可固結則前三十年之信誓朝廷何負二虜而一旦違之哉  
彼豺狼之心見利而動又可推誠而待之乎夫得以先見預爲之  
防則功逸而事集若變生倉卒駭而圖之雖使良平復生爲陛下  
計亦不能及矣臣是以夙夜思之朝廷若不大新紀律則必不能  
革時弊而弭大患臣輒畫當今所宜先行者七事條列以獻其大

略一曰清政本夫樞密院本兵之地今所立多苛碎纖末之務中  
書公事雖不預聞恐亦類此謂宜詔中書樞密院事有例者著爲  
法可擬進者無面奏其餘微瑣可悉歸有司使得從容謀議賜對  
之際專論大事二曰念邊事今政府循故事纔午卽出欲稍留則  
恐疑眾退朝食罷忽遽簽書而去何暇擬及疆事哉謂宜須未正  
方出延此一時以專邊論三曰擢材賢自承平以來用人以敘遷  
之法故遺才甚多近中書樞密院求一武臣代郭承祐聚議累日  
不能得謂宜倣祖宗舊制於文武中不次超擢以試其能四曰備  
河北自北虜通好三十餘年武備悉廢近慢書之至騷然莫知所  
謂宜選轉運使二員密授經略責以歲月使營守禦之備則我待  
之有素也五曰固河東前歲昊賊陷豐州掠河外熟戶殆盡麟府  
勢孤絕宜責本道帥度險要建城堡省轉餉爲持久之計六曰收  
民心祖宗置內藏庫蓋備水旱兵革之用非私蓄財而充己欲也  
自用兵以來財用匱竭宜稍出金帛以佐邊用民力可寬而眾心



宋文鑑卷四十四  
安矣七曰營洛邑今帝都無城隍之固以備非常議與葺則為張皇勞民不若陰營洛邑以為遊幸之所歲運太倉羨餘之粟以實其廩庾皇居壯矣

論青苗

韓琦

准轉運及提舉常平廣惠倉司牒給青苗錢須十戶以上為一保三等以下人為甲頭每戶支錢第五等及客戶毋得過千五百第四等三千第三等六千第二等十千第一等十五千餘錢委本縣量度增給三等已上更有餘錢坊郭戶有物業抵當願請錢者五家為一保依青苗例支借諸縣不得避出納之煩致諸人扇搖人戶卻稱不願請領如不願請領即具結罪狀入馬遞申以憑選官曉諭如卻願請本縣干繫人別作行遣事理稍重具事申奏如夏秋收成物價稍貴願納錢者當議減市價錢數比元請錢十分不得過三分假令一戶請錢一千納錢不得過千三百臣竊以國之頒號令立法制必信其言而使民受實惠則四方觀聽孰不欣服

伏詳熙寧二年詔書務在優民不使兼并乘其急以邀倍息皆以為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八謂合先王散惠興利抑民豪奪之意也今乃鄉村自第一等而下物業抵當者依青苗例支借且鄉村上三等并坊郭有物業戶乃從來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錢每借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放息錢與初詔抑兼并濟困之意絕相違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又鄉村每保須有物力人為甲頭雖云不得抑勒而上戶既有物力必不願請官吏防保內下戶不能送納豈免差充甲頭以備代陪復峻責諸縣人不願請即令結罪申報若選官曉諭卻有願請者則干繫人別作行遣或具申奏官吏懼提舉司勢可升黜又防選官曉諭之時豈無貧下浮浪願請之人苟免拮据拾須行散配且下戶見官中散錢誰不願請然本戶夏秋各有稅賦又有預買及轉運司和買兩色紬絹積年倚閣借貸麥種錢之類名目甚多今更增納此一重出利青苗錢愚民一時借請則甚易至納時甚難故自制下以來一路官吏上下惶惑

皆謂若不抑散則上戶必不願請近下等第與無業客戶雖或願請必難催納將來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繫書手典押者戶長同保人等均陪之患大凡兼并所放息錢雖取利稍厚緣有逋欠官中不許受理往往舊債未償其半早已續得貸錢兼并者既有資本故能使相因歲月漸而取之今官貸青苗錢則不然須夏秋隨稅送納災傷及五分以上方許次科催還若連兩科災傷則必官無本錢接續支給官本因而浸有失陷其害明白如此更有緣此煩費虛擾之事不敢具述去歲河朔豐熟常平倉糴米斗錢不過七十五至八十五以來若乘時收斂遇貴出糴不唯合於古制而無失陷之弊兼民實被惠亦足收其羨贏今諸方有糴入而提舉司亟令住止蓋盡要散充青苗錢指望三分之利收爲己功縣邑小官敢不奉行豈暇更卹貽民久遠之患哉諸路所行必料大率如此朝廷若謂陝西嘗放青苗錢官有所得而民以爲便此乃轉運司因軍儲有闕遇自冬涉春雨雪及時麥苗滋盛決見成熟行

於一時則可也今乃差官置司爲每春夏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豈陝西權宜之比哉兼初詔且於京東淮南北三路先行此法俟成次第卽令諸路施行今此三路方憂不能奉行而遽於諸路遍差提舉官以至西川廣南亦皆置使伏惟陛下自臨御以來夙夜憂勞勵精求治況承祖宗百年仁政之後民浸德澤唯知寬卹未嘗過擾若但躬行節儉以先天下常節浮費漸汰冗食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遠邇之疑哉欲望聖明更賜博訪若臣言不妄乞盡罷諸路提舉官只委提點刑獄官依常平舊法施行

答詔問北虜地界

韓琦

臣晚年多病心力耗殫日欲再乞殘骸保此頽暮不意陛下以北虜生事深思預防記及孤愚曲有詢逮敢不勉竭衰殘少塞聖問臣竊以契丹稱疆北方與中國抗者蓋一百七十餘年矣自石晉割地并有漢疆外兼諸戎益自驕大祖宗朝屢常南牧極肆凶暴

當是時豈不欲悉天下之力必與虜角哉終以愛惜生靈屈就和好凡疆場有所興作深以張皇引慝爲誠以是七十年閒二邊之民各安生業至於老死不知兵革戰鬪之事至仁大惠不可加也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則似不以敵爲恤虜人素以久彊之勢於我未嘗少下一旦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雖聞虜主孱而佞佛豈無強梁宗屬與夫謀臣策士引先發制人之說造此覺端故屢遣橫使以爭理地界爲名視應之之實如何耳所以致虜之疑者臣試陳其大略高麗臣屬契丹於朝廷久絕朝貢向自浙路遣人招諭而來且高麗小邦豈能當契丹之盛來與不來國家無所損益而契丹知之謂朝廷將以圖我此契丹之疑也秦州古渭之西吐蕃部族散居山野不相君長耕牧自足未嘗爲邊鄙之患向聞強取其地建熙河一路殺其老小以數萬計所費不貲而河州或云地屬董氈卽契丹壻也旣恐闢地未已豈不往訴而契丹聞之當謂行將及我此又契丹之疑也北邊地近西山勢

漸高仰不可爲塘泊之處向聞差官領兵徧植榆柳冀其成長以制虜騎然興於界首無不知者昔慶厯慢書所謂剏立隄防障塞要路無以異矣然此豈足恃以爲固哉但使契丹之疑也河朔義勇民兵置之歲久耳目已熟將校甚整習亦精而忽然團保甲一道紛然義勇舊人十去其七或撥入保甲或放而歸農得增數之虛名破可用之成法此又徒使契丹之疑也自虜人辯理地界河朔緣邊與近重州郡一例差官檢討修築城壘開濶壕塹趙冀北京展貼之功役者尤眾敵樓戰棚之類悉加完葺增置防城之具率令備足逐州兵甲器械累次差官檢視排垛張盤前後非一又諸處剏都作院頒降新樣廣謀造作澶州等處剏爲戰車此皆眾目所覩謀者易窺且虜人未有動作彼無秋毫之損而我已費財殫力先自困弊此徒使契丹之疑也近復置立河北三十七將各專軍政州縣不得關預雄州地控極邊亦設將屯其隨軍衣物有令兵士已辦者有令本營增置者有令官造給付者以至預籍上

戶車馬騾驢准備隨行明作出征次第不可蓋掩此又深使契丹之疑也夫北虜素爲敵國設如此則積疑起事不得不然亦其善自爲謀者也今橫使再至初示優蹇以探蹟朝廷代北與雄州素有定界若優容而與之實虜情無厭浸淫不已誠如聖詔所論固不可與或因其不許虜遂持此以爲己直縱未大舉勢必漸擾諸邊卒隳盟好益事有因緣而至此者乃煩明詔訪以待遇備禦之要自顧老朽夙夜思之其將何策上助聖算然臣聞言未及而言謂之躁言及而不言謂之隱臣昔曾言散青苗錢不便事而言者輒肆厚誣非陛下之明幾及大戮自此新法之下雖聞其有未協人情者實避嫌疑不敢更有論列今親被詔問事繫國家安危言及而隱是大不忠罪不容誅矣臣嘗竊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祖宗以來紀綱法度率多因循苟簡非變不可也治國之本當先預有富彊之術聚財積穀寓兵於民則可以鞭笞四夷盡復唐之故疆然後制作禮樂以文太平故始散青苗錢使民出利所得之利

復以爲本但務多取歲增本錢無有定數又爲免役之法自上等以至下戶皆令次第出錢募人應役從來上戶輪當衙前重難故其閒時有破敗者今上戶一歲出錢不過三十餘緡安然無事而令下戶素無役者歲歲出錢此則損下戶而益上戶雖補救終非善法又役錢之內每歲更納寬剩錢以備它用此所謂富國之術者也且農民送納夏賦稅一年兩次納不前者始有科校之刑今納青苗與役錢則是一戶一歲之中常負六次科校民不勝駭矣稍遇水旱則逋負官錢流移失業是已著見孰敢言者又內外置市易務盡籠天下商旅之貨官自取利主以得利爲功錐刀必取小商細民遂無所措手加以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州縣官吏茫然不能詳記稍有違者坐以徒刑雖經赦降去官不得原免監司督責以刻爲明此法之苛過於告緡故州縣之閒官吏惴惴然日苟一日皆以脫罪爲幸夫農者國之根本也商者能爲國致財者也官吏者助朝廷之教化者也今農者則怨於畎畝商者則歎於道

路官吏則所在不安其職恐陛下不能盡知也夫欲攘捍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眾心離怨振古以來未聞能就此功者也此則為陛下始謀者之大誤也陛下有堯之仁舜之聰知其所誤能改不吝聖人之大德也又今好進之人不顧國家利害但謂邊事將作富貴可圖獻策以干陛下者必云虜勢已衰特外示驕慢耳以陛下神聖文武若擇將臣領大兵深入虜境則幽薊之地比緣聖問之及因敢一貢盡言非嫉善非求進用只是以自信今天下之人漸不敢以直言為獻臣實不忍負累朝眷遇之恩猶覬狂瞽一悟聖心為宗社之盛福惟陛下加察賜以不疑非獨老臣幸甚天下幸甚

宋文鑑卷第四十四

宋文鑑卷第四十五

奏疏

辭樞密副使

論河北流民

論辨邪正

論邊事

請繼上奏封細陳事理

辭樞密副使

富弼

富弼

富弼

賈昌朝

文彥博

富弼

臣今月二十二日伏奉制命授臣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以臣在病假特差閣門祗候蓋自浦齋誥勅至臣私家臣不敢捧授即時已卻令蓋自浦齋回當日上表敘述懇免未奉指揮聞今日又蒙差降中使傳宣云此命是朝廷大用並不因人特出聖恩精選令臣須受者俯伏聽命神魂驚喪便就死所未能酬報臣本無才術驟忝榮近徒守愚直之性誤荷聖明之知尚以契丹渝約無故造

端遣使馳書有割地之請事起忽遽遣臣報聘臣遂仗祖宗之靈  
慶稟陛下之聖謀再詣虜庭復修前好然亦不免增重幣噉無厭  
斂生民膏血之資成國朝恥辱之事臣痛恨切骨慙無面顏初欲  
抗於匈奴分毫不許又念彼既生隙必求用兵臣死節則至微於  
國則無益遂且屈意勉強就小商量止以遇倉卒之禍故忍恥辱  
偷活幸望他時可以雪恥也臣自知所幹此事只是且救目下奔  
突之患未是長久安寧之策緣自始及末臣皆預聞臣每至北朝  
凡通和四十來年未嘗見者蕃漢官臣盡見之四十來年兩朝人  
使諱而不敢說者臣盡說之至於兩朝理亂興亡無不講貫兵馬  
戰鬪無不校量以此臣所以盡見得契丹委實彊盛奚霫渤海党  
項高麗女真新羅黑水韃靼回鶻元昊盡皆臣伏一一貢奉惟與  
中原一處爲敵國而已兵馬略集便得百萬需然餘力前古不如  
非是不敢南牧只是不來爾來之則無以枝梧臣所以謂未是長  
久安寧之策者臣知其子細故也前史云百聞不如一見他人之

說皆出傳聞臣之所陳盡是目擊以此知臣之所說不可不信也  
今來雖且通和他日未保無事則是臣向來奉使不足爲勞旣不  
爲功豈敢受賞所以去歲再三懇辭樞密翰林二學士者是自知  
無功而不敢受也蒙陛下察臣愚鄙特賜開許臣自此於是稍得  
安心矣今者又蒙特出聖意非常拔擢臣始聞有命汗流浹背前  
二學士與臣見守官職苦不相遠尙不敢當況樞府之地號爲大  
用以臣前懇所述豈可受之臣執性至愚惟道爲務不是飾讓亦  
非好名美祿高官人之所欲但看事理有可受與不可受爾苟無  
後悔受之無疑禍若相隨以死不受今北虜雖暫通和向去事未  
可知臣若受賞恐他日復有變動朝廷責使人冒賞之罪臣斷不  
敢避斧鉞之誅設或朝廷謂使人只是幹一時之事後來不可加  
責且恕重誅其如天下公論亦不肯放臣矣臣畏懼公論甚於斧  
鉞臣所以累次不敢受賞功之命者實欲逃他日斧鉞之責公論  
之逼也況自去歲再通和好後來議者便以謂無北顧之慮邊鄙

戒備漸已廢弛匈奴知我懈怠必爲他日不測之患臣所以日夜  
憂懼寢食不遑見今在身官職尙恐他日不能保存況當賞功之  
恩乎縱朝廷未暇爲刷恥之計豈不憂異時之患且思所以備豫  
哉臣今所以不敢受賞者猶望人信臣憂懼之說必爲戒備或有  
變動不至失事亦臣之効也臣若遂受其賞則人必謂使人旣已  
受賞決無事矣是臣冒榮祿朝廷之心他日變動故由臣而致也  
臣每思及此尤願終身不受爵賞伏望陛下思夷狄輕慢中原之  
恥常懷讎雪之意坐薪嘗膽不忘戒備內則脩政令明賞罰辨別  
邪正節省財用外則選將帥練士卒安輯疲廢崇建威武使二邊  
聞風自戢不敢內向縱有侵犯疆塞不爲深患此乃是宗社無窮  
之慶天下太平之基也一使人不加濫賞豈足煩陛下下丁寧之若  
是乎今雖上違聖意不卽拜命臣銜感恩遇已出萬死不能報矣  
臣愚志已定乞更不差降中使深恐愈瀆聖聽益重臣罪早來雖  
已具此懇盡附中使口奏訖猶慮有所未悉臣爲足膝瘡腫未任

朝見不得親對天顏剖露肝膽謹再具劄子奏聞特乞矜允臣不  
勝死生大幸

論河北流民

富弼

臣昨在汝州竊聞河北流民來許汝唐鄧州界逐熟者甚多臣以  
朝廷前許請射係官田土後卻不令請射盡須發遣歸還本貫臣  
訪聞流民必難發遣得回旣已流移至此又卻不得田土徒令狼  
狽道路轉見失所遂專牒本州通判張恂立便往州界諸縣流民  
聚處一一相度或發遣情願人歸還本貫或放令前去別州或相  
度口數給與民田土或自令樵漁採捕或計口支散官粟諸般救  
濟庶幾稍可存活內只有給田一項違著朝廷後來指揮比欲奏  
候朝旨又爲流民來者日益多深恐救卹稍遲轉有死損遂且用  
上項條件施行去後方具奏聞尋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一依奏陳  
事理其後來者卽教不得給田候春暖勸諭令歸上路後方知其  
餘州軍所到流民不拘新舊並只用元降朝旨盡不許給與田土

臣其時以急於赴召不及再有奏陳自襄城縣至南薰門共六程臣見緣路流民大小車乘及驢馬馳載以至擔仗等相繼不絕臣每逢見逐隊老小一一問審及令逐旋抄割只路上所逢者約共六百餘戶四千餘口其逐州縣鎮以至道店中已安下臣不見者并臣於許州驛中住卻一日路上之人臣亦不見者比臣會見之數恐又不下一二百戶三二千口都計約及八九百戶七八千口其前後已過并今未來及有往唐鄧蔡州等處臣所不見者又不知其數多少扶老攜幼纍纍滿道寒餓之色所不忍見亦有病而死者隨卽埋於道傍骨肉相聚號泣而去臣親見而問得者多是鎮趙邢洺磁相等州下等戶以十分爲率約四五分並是鎮人其餘五六分卽共是趙州與邢洺磁相之人又十中約六七分是第五等人三四分是第四等人及不濟戶與無土浮客卽絕無第三等已上之家臣逐隊遍問因甚如此離鄉土遠來他州其間甚有垂泣告者曰本不忍拋離墳墓骨肉及破貨家產只爲災傷物

貴存濟不得憂慮餓殺老小所以須至趁斛斗賤處逃命又問得有全家起離來更不歸者亦有減人口暫來逐熟候彼中無災傷斛斗稍賤卽卻歸者亦有去年先令人來請射或買置田土稍有準備者亦有無準備望空來者大約稍有準備來無一二餘皆茫然並未有所歸只是路上逐旋問人斛斗賤處便去臣竊聞有人聞於朝廷云流民皆有車仗驢馬蓋是上等人戶不是貧民致朝廷須令發遣卻歸本貫此說蓋是其人只以傳聞爲詞不曾親見親問但知卻有車乘行李次第頗多便稱是上等之人臣每親見有七八量大車者約及四五十家二百餘口四五量大車者約及三四十家一百餘口一兩量大車者約及五七家七十口其小車子及驢馬擔仗之類大抵皆似大車並是彼中漫鄉村相近鄰里或出車乘或出驢牛或出繩索或出揜蓋之物遞相併合各作一隊起來所以行李次第及之戶也今旣是貧下之家決意離去鄉土逃命逐熟而朝廷須令發遣卻回必恐有傷和氣臣亦曾子細



說諭云朝廷恐你拋離鄉井欲擬發遣卻歸河北不知如何其丈夫婦人皆向前對曰便是死在此處必更難歸兼一路盤纏已有次第如何得歸除是將來彼中有可看望方有歸者也此已上事並是臣親見親問所得最爲詳悉與夫外面所差體究之人不同簿尉幕職官畏懼州府府畏懼提轉提轉畏懼朝省而不敢盡理而陳述或心存諂妄不肯說盡災患之事或不切用心自作鹵莽申陳不實者萬不侔也伏望聖慈早賜指揮京西一路如流民到處且將係官荒閑田土及見佃人占剩無稅地土差有心力向公官員四散分俵各令住佃更不得逼逐發遣卻歸河北其餘或與人家作客或自能樵漁採捕或支官粟計口養餉之類更令中書檢詳前後條約疾速嚴行指揮約束所貴趁此日月尙淺未有大段死損之人可以救卹得及

論辨邪正

富弼

臣伏蒙聖造擢冠宰司雖步履尙艱稍稽入覲屢得寬告跼私

門然不敢安居常思當今切務欲伸報塞而事頗紛綜固非筆墨可盡今且以一事最大者仰塵天聽伏惟聖慈更賜裁察夫君臣之道本是一體君者元首也執政者股肱心膂也諫官御史侍從論思者耳目也內外羣有司者筋肌支節血脉也體若具備方能成人爲君者上下之官亦具而無陽不能成國者正如爲人之體也人之體一脈不和則爲疾矣君之國一官不和則爲害矣體之不和爲疾最大者股肱心膂也國之不和爲害最大者執政也夫執政者輔贊萬機爲國大臣日至君前議論天下之事賞善罰惡進賢退不肖喜怒繫乎人情之舒慘邪正繫乎朝廷之盛衰是執政者天下之所觀望羣有司之所師表也執政不和則羣有司安得而和哉羣有司不和則萬務安得而治哉萬務不治則天下之民受其弊矣民旣受弊則國家衰亂隨之此萬萬必然之理也是故爲國者欲求治且安非天下人和不可也欲天下和非中外官司皆和不可也欲中外官司皆和非執政先和不可也執政者乃

朝廷教令之所出而天下治亂之所繫也安得不和也尚書皋陶曰同寅協恭和衷哉善注也周武王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平注也康王曰三后協心同底于道周注三公也也且夫執政者和則類無猜嫌所議皆合事必極其理盡其善然後行下人固悅服而稟從之承流宣化風動草偃遂使天下蒙其利則豈有不治而安者乎及其至也乃能致昇平而令國家享祚於數百年者矣昔西漢陳平為右相周勃為左相勃既誅諸呂平以勃功高遂以右相推勃及平對文帝決獄治粟事有條理勃自知能不如平復推平為右相也唐太宗召宰相房喬以杜如晦能斷大事如晦復謂喬善嘉謀而太宗卒用喬策茲四相者非用心至和以天下為任安肯互相推薦為國遠慮如是之切而不自爭勝邪此乃臣前所謂執政者和則致時昇平使國家享祚數百年之明効也若執政者不和則議事之閒動有疑貳或忿爭於官府

或辨列於君前咸蓄不平之心必無至當之論假使疆自牽合終成乖戾互相厭苦陰肆傾擠門下賓朋助為搖撼彼此窺伺是非紛拏忿逞私憾之讎何卹公家之事既行於下人不悅服而不肯稟從淪胥展轉遂至天下受其弊則豈有不衰而亂者乎其甚者至有賈禍召亂為國大患而不可救者矣昔唐憲宗相裴度時方鎮跋扈度勸帝用兵諸道叛亂者悉皆歸服憲宗遂成中興之業王室大振既而誤用李逢吉為相逢吉大姦邪嫉度功業令門下朋黨號八關十六子者興造謗訕百般中傷以至撰作謠讖謂度有天命憲宗既惑度遂罷去尋致河朔徐汴再陷賊庭王室復弱矣僖宗用鄭畋盧攜為相爭黃巢邀請節旄事攜以畋語至切遂拂袂投硯而起喧於都下然眾議畋語為是攜議為非時又用宰相王鐸為都統出討黃巢攜大不悅益固執不與巢節旄只授以率府其意欲激黃巢之怒使鐸功不成以快己志殊不以天下安危為慮而僖宗不明終用攜議巢果大怒擁眾百萬自嶺表橫行

天下是時大亂無一州一縣不用兵者俄而兩京陷沒僖宗幸蜀  
生民塗炭之極自古無比久之巢雖漸敗而朱温自巢軍投來終  
移唐祚自號大梁茲二相者營私徇己用心不公擠陷忠良敗壞  
時政或翦弱王室或覆亡宗社為臣至此隕族何償此臣前謂賈  
禍召亂為國大患而不救者之明效也以此足見執政者和與不  
和實繫乎天下治亂之本存亡之機也如人股肱心膂之疾可以  
喪其生也至於諫官御史侍從論思及內外羣有司者亦不可謂  
其職小而容有不和也苟有不和則如人耳目筋肌支節血脉之  
疾安得為其小而不治之使和平哉周武王曰紂有臣億萬惟億  
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夫三千者舉其內外官也成王曰庶官  
惟和不和政厯禮曰和者天下之達道也漢劉向亦曰眾賢和於  
朝則萬物和於野昔賢又以烹調鼎鼐更張琴瑟操執轡馭合煉  
藥石設於方以為諭者或大或細未有不以和為主也為君者不  
可不察也不可不審其所擇也夫內外大小之官所以致其不和

者何哉止由乎君子小人並處其位也蓋君子小人方圓不相入  
曲直不相投貪廉進退不相侔動靜語默不相應如此而望議論  
協和政令平允安可得邪安可幸而致邪易泰卦君子道長小人  
道消則時自泰矣否卦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時自否矣若使君  
子小人並位而處其時之否泰必無兩立之理君子常寡小人常  
眾則小人必勝君子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萬一  
小人不勝則陰相交結互為朋蔽駕虛鼓扇白黑雜糅干歧萬轍  
眩惑主聽必得其勝然後能已也小人既勝則益復肆毒於良善  
梟心虺志無所不為所以自古泰而治世少否而亂世多者亦止  
乎小人常勝君子常不勝之所致也小人但能亂不能致治若小  
人或能致治則易更九聖必不於小人道長之時謂之為否也凡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大抵諸聖以意象配君子小人而分善  
惡至多不可悉數也易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  
不威則不懲夫小人者聖賢無不鄙而惡之故易曰小人而乘君

子之器盜思奪之矣詩曰憂心悄悄愠於羣小此皆聖賢鄙惡小人之甚者也書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此謂用小人則民叛而天降災也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荀子亦曰君子小人相反也夫小人所為既與君子相反戾則安可使之並處哉所議安能得其協和哉夫天子無官爵無職事但能辨別君子小人而進退之乃天子之職也自古稱明王明君明后者無他惟能辨別君子小人而用捨之方為明矣至於煩思慮親細故則非所以用明之要也夫前車者後車之所望也古事者今事之所鑒也仲尼刪書於堯舜大禹皆稱曰若稽古傳說戒高宗亦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恭惟皇帝陛下稟上聖之資嗣累朝之業繼服未久勤勞已至更望考前世盛衰治亂之迹近代安危存亡之機凡於選求力辨邪正所喜者未可遽用之所怒者未可遽棄之禮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者是也又人所毀者未必為惡人所譽者未必為善仲尼曰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

察焉者是也孟子尤於進退善惡之說至詳齊宣王問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捨之孟子對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踰踰戚可不慎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夫一國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亦不可以謂之出於眾議而不可不從之也孟子尚以謂未可信而進退之猶復躬自察焉直俟王親見其果賢則用之親見其果不可則去之此所以大防姦人朋比毀正譽邪也亦所以防偏見者以丹素甘辛而好惡之差也蓋恐用捨或爽則所損多也實慎之至也苟如是而失之者尚恐不免然亦鮮矣陛下君臨天下必不得如孟子之辭盡聞天下所議論若夫左右之說及在廷諸人之語則皆可聞之矣然固未可遽信而遽行更在博詢而參校之也所詢者須詢於可詢者也詢之必不肯誤陛下也若詢及姦險浮薄不正之人則向所謂愛憎毀譽

宋文鑑卷四十五  
偏見者皆有焉有之則邪正錯亂是非混淆陛下至英至睿亦莫  
得而辨之也茲事雖自古聖王亦以為至難皋陶曰在知人在安  
民禹曰惟帝其難之帝謂堯也仲尼獨取堯舜比之如天尚以知  
人安民為難况自堯而後者哉由是而語陛下可不慎之慎之又  
慎之大抵有天下者得人則治而安不得人則亂而危至甚則又  
遂繫乎存亡也臣前所援據特一二而已但且欲證臣狂瞽非臆  
說焉其有在方策者比比皆是不可殫引陛下開卷則見之矣惟  
望慎之慎之又慎之也臣昨蒙陛下召從僻左之外起於衰病之  
中祇是念其舊人授以國柄辭不獲免夙夜驚惶若非傍假眾賢  
共成大政則臣虛薄老朽立見敗事况夫四海至廣萬機至煩更  
藉天下之才以濟天下之務所以不避煩瀆之罪願陛下持古鑒  
今選賢與能者乃犬馬之至誠也惟聖情開納則非臣之幸乃宗  
廟之慶生靈之福也臣死罪死罪

論邊事

賈昌朝

太祖初有天下鑒唐末五代方鎮武臣士兵牙校之盛盡取其權  
當時以為萬世之利及太宗時所命將帥率多攀附舊臣親姻貴  
胄賞重於罰威不逮恩而猶仗神靈稟成算出師禦寇所向有功  
自此以來兵不復振近歲恩倖子弟飾廚傳治名譽多非勳勞坐  
取武爵其志不過利轉遷之速俸賜之厚禦侮平患何患於茲然  
乘邊鄙無事尚得以自容自西羌之叛驟擇將領鳩集士眾士不  
素練固難指跡將未得人豈免屢易以屢易之將馭不練之士故  
戰則必敗此削方鎮兵權大甚之敝也且親舊恩倖任軍職者出  
即為將帥素不曉兵一旦付以千萬卒之命為庸人驅之死地此  
用親舊恩倖之敝也臣以謂守方鎮者無數更易管軍職任并刺  
史以上官秩宜謹其所授以待有功如楊崇勳李昭亮輩皆恩倖  
之人尚在邊任宜速選人代之此救敝之端也陛下有意聽臣臣  
請復陳當今備邊之尤切者六事一曰馭將帥古之帝王以恩威  
馭將帥以賞罰馭士卒故軍政行而戰功集乾德中詔王全斌等

伐蜀是冬大雪太祖御講武殿璫幄顧左右曰今日居此幄尚寒不可禦况伐蜀將士乎卽脫所服貂裘暖帽遣中使馳賜全斌此御之以恩也又曹彬李漢瓊田欽祚討江南召彬至前立漢瓊等於後授匣劔曰自副將而下不用命者得專戮之漢瓊等股慄而退此御之以威也今每命將帥必先疑貳非近倖不信非姻舊不委錫與金帛巨萬而心無感悅者以例所當得也蓋承前一皆用例至舉兵之際須特出非常然後可以動其心也又陝西四路自總管而下鈐轄都監巡檢之屬悉參軍政謀之未成事已先漏彼可則我否上行則下戾雖有主將不專號令故動則必敗也請自今命將去疑貳推恩意捨其小節責以大效爵賞威刑皆得便宜從事偏裨而下有不聽令者以軍法論至於筦榷賦稅供軍庫之物使皆得用之太祖雖脍削武臣之權然邊將一時賞罰及用財集事則皆聽其自專有功則必賞此所謂馭將之道也其二曰復士兵今河北河東疆壯陝西弓箭手之類蓋土兵遺法也且戎狄

居苦寒沙磧之地惡衣麤食好馭善射自古禦寇卻胡非此不可然河北鄉軍其廢已久陝西土兵屢爲賊破其存者十無二三臣以謂河北河東疆壯已詔近臣詳定法制宜因閱習視其人武力兵技之優劣又擇其家丁夫之壯者以代老弱每鄉爲軍其材能絕類者籍其姓名而遞補之陝西蕃落弓箭手貪召募錢物利月入糧俸多就黥涅混爲營兵今宜優復田疇安其廬舍使力耕死戰世爲邊用則可以減屯戍而省供餽爲不易之利內地州縣增置弓手亦當約如鄉軍之法而閱試之其三日訓營卒太祖朝下令諸軍毋食肉衣帛營舍之門有鬻酒肴則逐去士卒有服繒帛者則笞責之異時被甲鎧冒風霜攻苦服勞無不一當百今營卒驕惰臨敵無勇此殆素所資用之過也舊例三年轉員謂之落權正授雖未能易此制卽不必一例使爲總管鈐轄宜於其閒擇有才勇可任將帥者授之又今之兵器多名詭狀製造不精不適於用虛費民力宜按八陳之法依五兵之用以時教習使啓殿有次

序左右有形勢前後相附上下相援合之曰失一隊長則斬一隊何慮眾不爲用乎其四曰制戎狄今狄蕩然與中國通北方諸國則臣契丹其西諸國則臣元昊而二虜合從有犄角中國之勢就使西戎來服不免與之重賄是朝廷歲遣二虜不可勝計古之備邊西則金城上郡北則雲中雁門今自滄之秦縣互數千里非有山海峻深之阻獨恃州縣鎮戍爾凡歲所供贍又不下數千萬以天下歲入之數纔可取足而一穀不熟則或至狼狽也契丹近歲兼用燕人治國建官一同中夏吳賊據河南列郡而行賞罰善於用人此中國之患也宜度西域諸國如沙州唃廝囉滅藏之族近北如黑水女真高麗新羅之屬舊通中國今爲二虜隔絕可募人往使誘之來朝如此則二虜必憾憾則爲備備則勢分此中國之利也其五曰綏蕃部屬戶者邊垂之屏翰也如延有金明府有豐州皆戎人內附之地朝廷恩威不立撫馭乖方比爲彊虜脅從而塞上諸州藐焉孤壘蕃部既壞土兵亦衰恐未有破虜之期請

令陝西諸路緣邊知州軍皆帶安撫蕃部之名多設方略務在招集財賦法令得以自專擇其族盛而有勞者以爲酋帥如河東折氏高氏之比庶可爲吾藩籬之固其六曰明探候古者守疆封出師旅居則有行人覘國戰則有前茅慮無其審謹若此太祖命李漢超鎮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鎮棣州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陽李謙溥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筦權之利悉輔軍中仍聽貿易而免其征稅許募勇士以爲爪牙故邊臣富於財得養死力爲閒謀夷狄情狀無不預知二十年閒無西北之憂善用將帥精於覘候之所致也今西鄙刺事者所遺不過錢數千略涉境上盜聽傳言塞命而已故虜情賊狀與夫山川道路險易之利勢絕而莫通夫蹈不測之戎入萬死之地覘伺微密探索機會非有重賂厚賞孰肯自効乎願監藝祖任將帥之制邊城財用一切委之專使養勇士爲爪牙而臨戰自衛無殺將之辱募死力爲覘候而望敵

知來免陷兵之恥也

請繼上奏封細陳事理

文彥博

臣讀唐史見白居易爲翰林學士因事進諫諫語甚切直憲宗不悅謂宰相李絳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於朕朕極難耐絳對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誅事無大小而必言者蓋酬陛下拔擢耳陛下欲開諫諍之路不宜阻居易之言憲宗曰卿言是也由是言多聽納臣以居易被憲宗拔擢纔爲學士能盡忠極諫以報遇恩而況臣非才寒進孤立無黨獨蒙陛下誤聽特力拔擢位至宰相犬馬之誠堅於報主然自待罪兩府已逾二年略無謀猷上裨神聖雖則日奉天顏常親黼座所奏覆者率多冗細事務常程文書徒煩睿聽無益治體以此爲宰相職業眞所謂素飡尸祿齷齪小謹而已豈陳平所謂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外鎮撫四夷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之義乎房喬杜如晦唐之賢相太宗猶常責之曰公爲宰相當須開耳目求訪賢哲有武

藝謀略才堪撫眾者任其邊事有經明德脩立性明悟者任以侍臣有明幹清慤處事公平者任以劇務有學通古今識達政術者任以治人此乃宰相之裨益也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哉斯言之責誠爲至當臣每侍丹衷累聞德音常以求賢致治爲切務推誠納諫爲至德臣愚不能上副聖意而陛下至仁未忍以大義責臣而臣獨不內媿於心乎臣復自念性本朴忠言多蹇拙幸得進對咫尺天威凡所敷陳或未詳盡臣嘗觀唐宰相趙憬奏章欲上疏論事其略曰稽顙丹陛仰對宸嚴蹇訥易窮遽數難辯理詳則塵瀆頗甚言略則利害不分竊聞正觀開元之際宰輔論事或多上書所冀獲盡情理時德宗嘉納之今臣之愚猶憬之志此後有面陳口奏頃刻之間或蹇訥有所未盡事理有所未周卽欲繼上奏封細陳理道上裨睿聖訪納之勤下盡微臣區區之蘊固不敢妄陳偏見亦不乞留中不出惟冀聖慈特賜詳擇





